

中外名人传记百部

ZHONG WAI MING REN ZHUAN JI BAI BU

李自成传



北京圣碟科贸有限公司制作

中华名人传记

李自成传

赵鹏举 编著

目录

第一章	苦难少年.....	002
第二章	揭竿而起.....	015
第三章	初露锋芒.....	033
第四章	临危受命.....	049
第五章	进军河南.....	065
第六章	奉天倡义.....	080
第七章	龙行北京.....	097
第八章	功亏一篑.....	117

第一章 苦难少年

公元1368年，草莽出身的朱元璋创下了大明江山，在历经200余年的沧桑巨变后，至万历年间，已是一派乌烟瘴气，显示出那末世的光景来。

10岁登基的神宗皇帝，成年后沉溺于吃喝玩乐，恨不得据天下珍宝为己有，对国家大事却不闻不问，21岁时就忙不迭地为自己修建陵墓——定陵。修成定陵花了6年时间，这期间每天都有3万多个工匠疲于奔命，总共花销了800万两银子，相当于此时明王朝两年的全部的田赋收入。另外神宗皇帝光用于珍玩珠宝方面的花销就达到2000多万两银子。当然，他挥霍的财源只能从百姓头上搜刮，所以苛捐杂税层出不穷，多如牛毛；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也趁机横行霸道，鱼肉百姓；百姓真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苦不堪言。陕北一带，属于边防地带，一些世袭的贵族将领拼命地兼并比较肥沃的土地，一般的百姓则只能在贫瘠的山地上刨食儿，一年一亩土地也只不过有几斗粮食的收获。然而官吏们则照样如狼似虎地催粮催税，由此不知逼散了多少百姓家庭，不知逼死了多少善良的贫穷百姓。以至陕北一带成了人烟稀少、满目凄凉的荒芜之地。

好端端的国家给神宗皇帝折腾得衰败不堪后，万历四十八年，他终于驾崩了。太子朱常洛即位，29天后因为腹泻，吃了一位大臣进贡的两粒“仙丸”，竟莫名其妙地去见神宗皇帝了。年轻的熹宗皇帝便在哭哭啼啼中登基即位，即位后立即封奶奶客氏为“奉圣夫人”，对她真是百依百顺，然而客氏生性邪恶，和皇宫太监魏忠贤朋比为奸。一字不识的魏忠贤也因此很快得宠于熹宗，于是魏忠贤渐渐地结党营私，胡作非为，把持朝政。熹宗不理朝政，却爱亲自动手做木工活。魏忠贤则趁机独揽大权、独断朝政。一时间，他的爪牙遍布朝廷，不少文臣武将、达官贵人都成了他的走狗，他还掌握了皇家特务机关“东厂”的指挥大权，一手遮天，任他操纵。一些溜须拍马之徒甚至拜伏在他面前，口称：“九千岁、九千岁！”全国各地几乎都不惜耗费银子给他兴建生祠。然而，毕竟有一些刚直不阿的大臣看不惯了。吏部郎中顾宪成被神宗罢官后回无锡老家，修复东林学院，约几位至交共同讲学并时常讽刺和议论朝政。退居村野的士大夫闻风而至，朝中一部分有识之士则遥相呼应，组成了一股时称“东林党”的政治势力，极力抨击和反对魏忠贤。大臣杨涟上疏如实地痛陈魏忠贤二十四大奸恶，然而杨涟反被昏庸的熹宗罢了官，魏忠贤则捕杀了杨涟等十几位大臣，并以剿灭东林党的名义，禁止讲学

和议论朝政，拆毁全国所有的书院。

就这样，朝政愈来愈腐败，百姓的日子也是愈来愈穷苦不堪，度日如年，有识之士敢怒而不敢言，只能在心中叹息：“长期以往国将不国矣！”

陕北的无定河，由于与从黄土高原上一泻千里的黄河交汇，这里水流湍急，波涛滚滚，挟沙带石，激浊扬清，顿时形成雷霆万钧之势。河边有个米脂县，背依千山万峰，面临滚滚波涛，气势雄伟。就在县城以西120里处，有个李继迁寨。寨里坐落的家家都是以窑洞为房舍，出门见山的十几户人家，而山外的世界，神奇遥远，对他们来说，不啻是可望而不可及也。

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607年)农历八月二十一日，这天，秋风瑟瑟，迷迷茫茫的黄土满天飞扬，崎岖的山路旁，零星的几茎枯草有气无力地随风摇摇摆摆。忽然，从一孔寒窑里冲出了一声婴儿响彻云霄的啼哭声，仿佛是要和呼啸的狂风争个高低似的。一向憨直的陕西老汉李守忠那张年近五旬的已显示出苍老的脸上挂满了笑容，老来得子，此子必贵，想到这点，他浑身洋溢着喜气，真仿佛是一下子就年轻了20岁。

不久，乡亲们一个个前来道贺，李守忠则抱出一坛早已酿备好的米酒，大碗大碗地倒上递给他们大口

大口地喝。其中一个大汉，一把接过一大碗酒，把脖子一仰，一饮而尽，粗声粗气地对李守忠说：“守忠老哥，你这娃儿金贵啊，你们李家人丁兴旺总算是有了兆头啊！”

“唉，金贵个啥，八成也是一个苦娃儿，老弟啊，你没瞧见，这几年，又是水灾，又是闹疫病，日子难过着呢！眼瞅着我几个堂兄堂弟都染上了疫病，一个个都咽了气，现在我也是半截入土的人了，老天爷总算有眼，送了个儿子给我总算我们李家没有在我这一代里绝后，我可不敢奢求他日后如何金贵，只要能养老送终就足矣！”李守忠接过他的空碗，并给自己也倒上一碗酒，大口地喝上了一口说道。

听了李守忠的话，一个正帮着端汤送水的婆姨问道：“守忠大哥，娃儿的名字想好了没有？”李守忠道：“去年我去华山祷求儿子，后来梦见神灵对我说：‘让破军星下凡做你的儿子。’就在他落地前，孩子他妈做过一梦，梦见一上穿着华丽的黄衣服的人到我这土窑里来了。这样，就叫他小名‘黄来儿’，叫他大名‘鸿基’吧！”

另一个婆姨咂着嘴儿说：“好梦，好梦，梦得好，小名也取得好，大名也取得好，真吉祥啊！”

乡亲们给送走后，李守忠回到土窑还不停地自言自语道：“我的儿子是破军星下凡，应该会有大的出

息吧！但愿我这把老骨头能把他抚养成人……”

就在大明气数日渐将尽时，僻居于陕北米脂县李继迁寨的小鸿基也日渐长大。8岁那年，父亲李守忠缩食节衣地送他去本村的一所私塾读书。私塾的先生跟李守忠很熟，他看着小鸿基那付天真稚气的模样，忍不住叹了一口气，说：“守忠啊！我知道你家日子过得艰苦，还送孩子来识字，真不容易，唉，但愿这孩子能替你争口气，读好书，以便将来能自立，并有所成就。”小鸿基念了几年的私塾，粗通文字。在家时，父亲要翻翻皇历本子、查查黄道吉日，就再也用不着请教别人啦！然而，小鸿基日渐长大，心思儿却老是念着弄枪舞刀之事。虽然才十岁，却已经是虎头虎脑、身强力壮了，无形中已成了村中的孩子头儿。

这年，小鸿基13岁了，他已学会了几路拳脚。一天，他和年龄相近的小伙伴刘国龙、侄子李过打打闹闹地跑进了关帝庙。三人相互间比划了一通拳脚，都是汗流浹背。长得像一头小牛犊似的刘国龙刚喘过一口气，忽然瞥见香案上有一只黑黝黝的铁香炉，就向小鸿基说：“哎，鸿基，花拳绣腿算不了什么，你瞧，这个香炉，听说这个香炉有73斤重，你若能把它举过头顶，我对你就心服口服啦，如何？”小鸿基眼睛一亮，眉毛向上一挑，一下就蹦了起来：“行，我来试一把！”他先用双手摇了摇铁香炉，满不在乎

地说：“不沉，一点都不沉！”话声刚落，只见他大叫劲，“起！”铁香炉就已被举过了头顶。继而只见他放下左手来叉着腰，只用一只右手便稳稳地举着香炉，绕着大殿轻轻松松地走了一圈，然后回到原地，动作熟练地轻轻地放下了香炉。只见他若无其事地站在那里。这一下，可真把刘国龙和李过看呆了。半晌才异口同声地吐出一句话：“鸿基，你真棒哎，我们服你啦！”小鸿基觉得还未尽兴，于是又用一只左手稳稳地举起铁香炉，轻悠悠地又绕着大殿走了一圈。看着鸿基那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想起前日自己和李过都举不过头顶，猛然间觉得鸿基似乎是大力神下凡似的，不自觉地叹出一口气：“真是天生神力矣，我要是再练十年能赶得上你，多好啊！”小鸿基说：“光靠几下蛮力气不会有什么作为的，还得有一身好武艺真功夫才行，我看咱们米脂县找不到什么好师傅传武艺，我想出去寻求名师学艺！”小李过吃惊地睁大眼睛说：“出走？叔，你去哪儿？叔公会让你走吗？”

“去延安！我偷偷地走，你们可千万不要告诉我爸，要不然我就没法走了！”

小鸿基真是说走就走，这下可急坏了守忠老汉。他寻思着自己就鸿基这根独苗，况且自己是年过花甲的人了，儿子不辞而别，要是万一出了点什么问题，自己如何对李家列祖列宗交代呢？于是，他整天望着

村口落泪，茶饭不思，日见消瘦。小李过眼见叔公伤心成这样子，心就软了，犹豫半天后就说：“叔公，叔说他去延安要拜师学武艺了。”

“唉！一个庄稼娃儿，学什么武艺！这孩子！”守忠老汉听了心里稍宽，继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抚着李过说：“那么大的延安府，去哪儿找他呀，过儿，你肯定知道你叔具体去了哪儿，好孩子！告诉叔公。”小李过说：“我也不知道叔具体去哪儿啦？叔公，我一有叔的消息就告诉你。”

四个月后，小鸿基托人捎了一封信给刘国龙和李过。盼子心切的守忠老汉急忙接过李过递给他的信，三下两下就撕开了信封，一把展开折叠成小鸽子的信纸，瞧见儿子那粗放的笔迹，眼泪花花地直往下掉。

“过儿，你念过叔公听，信上写了些什么？”李过接过信，大声地一个字一个字地念了起来：

国龙，过儿：

你们好吗？请告诉我，我父亲好吗？我好想念他老人家。我自从家出走后，走了10天终于到了延安，打听到了一个武艺高强、义胆侠肠的罗师傅，罗师傅与我在延安路相遇，经我再三恳求，愿意收我为徒。罗师傅每天一清早就叫醒我去野外一块练习骑马射箭……

你们若要想学一身武艺，最好一块来延安，咱们一起练武，切记不要告诉我父亲……

听完李过念的信，守忠老汉眼睛一亮，匆匆地收拾了一下行李，赶往延安去了。

一到罗师傅家院门，守忠老汉正瞧见鸿基穿着白小褂儿、黑布长裤，在空场地舞单刀。刀把上的那团红缨，随着急速飞旋的刀光上下翻飞，真是好看。罗师傅站在一旁不时地指点着，李守忠看呆了，真没想到自己的儿子竟然练出了如此出色的武功。半晌才颤巍地走过去叫出了儿子的乳名：“黄来儿！”

鸿基闻声停了下来，一看见守忠老汉，就扑进了他的怀里，叫了声：“爸！”守忠老汉老泪纵横地说：“鸿基，你让爸好找啊！好孩子，跟爸回家吧！”鸿基一听要回家，便从他爸怀里挣扎出来，把头摇了摇，坚定地说：“不！”

守忠老汉此时眼泪犹如断了线的珍珠，花花地掉个不停。“鸿基，自你娘去年病故后，我就只有你这么一个人。爸老了，你更是爸的命根子，你不在家，万一哪一天我两腿一伸，眼前哪里去找人啊！”

鸿基一听，眼圈儿也红了，他强忍住即将夺眶而出的泪水，倔强地说：“爸，不是孩儿不孝不顺，可我现在刚学了一半，怎么好就此回家半途而废呢？”

他转头向罗师傅求援说：“师傅，你说呢？”

罗师傅从鸿基父子的谈话中，立即明白鸿基是偷跑出来学艺的。本来他打心眼里喜欢这个聪明好学、刻苦勇敢、性格倔强的孩子，但又瞧见守忠老汉那副思念孩子的憔悴像，侠义心肠又动了。于是他帮着守忠老汉一起劝鸿基回家。鸿基一看师傅也劝自己回家，满肚子不高兴，叽哩咕噜不知道在说些什么，并不停地使劲用脚踢地，一会儿功夫就踢出了一个一脚深的小坑来。

守忠老汉看着自己这个倔强而又有些功夫的儿子，真不知如何是好。这时，罗师傅把守忠老汉拉到一旁，悄悄地说：“老汉啊！这娃儿的确是块练武的好材料，能吃苦，有志气，聪明好学，我看不练成一身武艺也太可惜了。此时要是强行拉他回家，保不准哪一天他又会跑出来，你说呢？”

守忠老汉连忙点了点头，说道：“罗师傅说得对极了，鸿基脾气倔着哩，真指不定哪一天还会偷偷地跑出来，罗师傅，那你看该怎么办才好？”

罗师傅笑着说：“不如这样吧，我去米脂教他，你看怎么样？”

李守忠喜出望外。“鸿基，快，快过来，给师傅行礼，你可是运气，碰上了这么好的师傅。”

鸿基早听到了师傅的话，急忙向师傅叩了个头。

罗师傅豪气地说：“鸿基，徒儿，起来、起来，不过目前师傅我还有点事情得安排好，你们父子先回家，师傅我过三个月后准到你们家来。”

三个月后，罗师傅果真来到了鸿基家中，精心指导鸿基。李过和刘国龙也在罗师傅门下学艺，也练就了一身好功夫。

不久，李守忠赖以维持生活的几亩田地被富户兼并了，并欠下了一屁股债。他不仅再也无法供鸿基读书习武，自己又累又气而病倒了。为了养家糊口，为了还债，小鸿基不得不去本乡的大地主艾乡绅家放羊。由于他三天两头挨饿，并不时地挨打受骂，本来比较壮实的身体也日见消瘦了。

一天，鸿基把羊群放到山坡上吃草，自己倚着一块大石头正打盹儿，忽然，羊发出的“咩咩”惊叫声惊醒了他，他睁开眼睛一看，只见一只大恶狼叼着一只小羊羔，正往山顶上猛窜呢。

鸿基拣起一块拳头大的石头，瞄了瞄，一叫劲用力投了出去，正击中狼头。恶狼痛得嚎叫了一声，小羊羔应声落地，恶狼再也顾不上叼小羊羔，踉跄地逃进了深草丛中去了。

鸿基向小羊羔飞跑过去，轻轻地抱起小羊羔，只见小羊羔的咽喉已被恶狼咬断，鲜血染红了雪白的羊毛，眼看这只小羊羔是活不成了。他皱了皱眉头，把

小羊羔往地上一放，大声喊道：“李过、刘国龙，快，快点过来。”他们俩闻声跑了过来。鸿基已经准备好了一大捆枯树枝，他吩咐道：“你们俩给我把这羊羔的皮给剥了，我来生火，今天咱们来吃吃烤羊肉！”

“鸿基，你胆子未免太大了点儿，这样做，艾乡绅还不找你算帐才怪哩！”刘国龙担心地说。

“羊羔是狼咬死的，不吃白不吃，早晚都得打，不如先把羊羔吃掉，肚子饱了挨鞭子总比空肚子挨鞭子好些。”鸿基豪气万丈地说道。

只一会儿三个人七手八脚地烤熟了羊羔，已饿了好半天的他们，狼吞虎咽地把这只小羊羔吃得个精光。

“你们走吧，没你们的事啦！”鸿基对他们俩说。他拍拍肚子，扬着鞭子，把羊群赶下山去了。

当晚，鸿基如实地把白天的事告诉了艾乡绅，艾乡绅没想到这穷小子竟有这么大胆子，顿时大动肝火地吼道：“你竟敢偷吃我的羊？真是活得不耐烦了！我非揍死你这个贼娃子不可！”劈头盖脸的一顿鞭子打得鸿基面目浮肿、遍体鳞伤，鸿基只是狠狠地瞪着艾乡绅而一声不吭。

有一次，艾乡绅出门送客，看见有个半大小伙子光着上身躺在门前的石坊上晒太阳。客人不由得笑了起来。艾乡绅顿时觉得大失体面，当时忍住什么话也没说。待客人给送走后，他走近石坊一瞧，竟是李鸿

基，他顿时气冲牛斗，抬起一脚就把鸿基踢了下来，接着破口大骂，继而又大发淫威，给鸿基又是一顿劈头盖脸的鞭子。第二天，鸿基拖着伤痕累累的身体，把羊群赶出了艾家大院。他回过头，望了望那石坊，实在是气不打一边出，一叉腿，朝着艾家大门撒了一泡尿。

这事不知怎么地传进了艾乡绅的耳朵里。他气急败坏、暴跳如雷，心想一个小羊倌竟敢三番五次地跟我作对，这还了得。于是他派人去山上把李鸿基抓了回来，绑在庭院的柱子上，命人乱棍齐下，打得鸿基奄奄一息，自己则扬长而去。天黑了，鸿基这天粒米未进又惨遭毒打，而且一直绑在柱子上，一动也不能动。这时，艾乡绅的那个和鸿基同岁的儿子艾贵，手里拿着一块饼，从屋里走了出来，到了鸿基跟前，咬了一小口，看了看鸿基，说：“放羊的，你饿了吧，张开嘴，给你一块饼吃！”

鸿基闻声抬起头来，还以为他真是好心好意地送吃的给他呢，不由得感激地张开了嘴，然而艾贵这家伙戏谑地把饼送至鸿基嘴边，却又很快缩回了手，嘲笑道：“你想得倒挺美的！臭放羊的，我宁肯喂给狗吃，也不会给你吃的！”

说着，把饼扔在地上，用脚使劲地踩了几脚，哈哈大笑地回到屋子里去了。

鸿基死死地咬紧牙关，胸脯剧烈地起伏着，这番羞辱在他心灵中已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哪里知道，艾乡绅不甘罢休，他连夜买通官府。次日，官府公差把鸿基带进了衙门，官府以偷盗罪的名义关押了鸿基好长一些日子才算了结。

第二章 揭竿而起

鸿基成年以后，生得膀阔腰壮，身材高大，一双眼睛深陷在高颧骨上面，精光四射，虎虎有神。他办起事来沉稳而颇具心计，又胆略过人，专与艾乡绅作对，却让这老家伙无法抓到把柄。由于老父亲一病而故，鸿基则更加孤苦无依。但生性倔犟的他，为人又极为豪爽，经常出头为朋友为穷人打抱不平。因此，穷朋友中无论谁提李鸿基，无不肃然起敬。

艾乡绅开始从心里害怕鸿基了，每时每刻找机会抓把柄。一天，鸿基起得稍晚了点，艾乡绅一看机会来了，就以此为借口而辞了鸿基的工。

这一年，李鸿基已经20岁了。赶巧，陕北大旱，田地里几乎颗粒无收，灾民走投无路。一次，衣食无着的李鸿基碰上了几个相互熟悉的小伙子，于是他们就在一块聊起天来。其中有一位刚从延安回来，面带惧色地说：“唉！今年这饥荒闹得可邪乎！我本来还寻思着去延安投靠亲戚，混一口饭吃哩，哪里知道延安和我们这里一样闹饥荒，连我那亲戚家也已经是无法揭锅啦！这可怎么办呢？”

“饿死人现在都不稀罕，揭不开锅算啥！”一个饿得有气无力的小伙子说：“蒋村已经把饿死的人都

给分了呢。唉，这年头，连死了都落不到全尸！”

那个去延安投亲不成的小伙子见四下无人，推了推一言不发的李鸿基，说：“老兄，眼看没有活路了。我们几个人不如一块做点生意，怎么样？”他比划着偷盗的姿势，并说：“怎么着也可以混口饭吃呀！”

另几个人一听，先是吃了一惊，过了一会都把眼睛瞧向李鸿基，那个饿得有气无力的小伙子小声地说：“对呀！李哥，你当头儿，我们都听你的！”

李鸿基扫视了每个人一眼，然后朗声大笑道：“男子汉大丈夫在世上，怎么能做这等鸡鸣狗盗的事儿，要干就干大事情，要取则取天下！”说完，冲他们一抱拳，毅然地掉头离他们大步流星而去。

一天，李鸿基独自一人进了米脂县城，想找份活儿干干。忽地，只见街头上围着一群人正在看什么东西。鸿基快步走向前去，原来是一张银川驿站招募驿卒的告示。驿卒是干什么的呢？就是在各地管理递送公文事宜的机关中专门担任往来送信的人。鸿基仔细看完告示，心中颇为高兴，拔脚就去驿站报名应募。

“你叫什么名字？”驿丞问道。

“李自成！”李鸿基踌躇了一下，说道。

“什么地方人？”

“米脂县李继迁寨人。”

“多大年纪？”

“ 20岁。”

“读过书吗？”

“念过几年私塾。”

驿丞这时仔细打量了鸿基一番后，心里止不住说，此人生得真雄壮啊！“李自成，你跑一跑，试试。”

“遵命，大人。”说完，李鸿基快步如飞地跑到了指定地点。

“李自成，你被录用了，要注意……”

李鸿基听了驿丞的话后，异常兴奋，心想自己总算有个衣食住所啦！后来有人问他为什么给自己取名为李自成时，鸿基回答说：“大丈夫应该横行天下，自成自立，不能只是死守父业。我曾做过一个梦，梦中听见有人叫我为‘李自成’，我想这名字挺不错的。”

一年后，也就是1627年，那个爱动手做木工活的明朝熹宗皇帝终于一病不起，双腿一蹬，见阎王去了。他的弟弟朱由检继了位，改年号为崇祯，人们称他为崇祯皇帝。

崇祯皇帝倒是一反祖父及父兄历年来的昏庸作风，一心想要当个励精图治、奋发有为的有道明君，指望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拯救垂危的大明江山。他当机立断，一举铲除了魏忠贤与客氏这一股邪恶顽固势力，勒令魏忠贤自杀。同时，崇祯皇帝大肆启用东林党人，力图重振朝纲。

可是，明朝早已腐败透顶，病入膏肓，全国各地的官吏，几乎都是贪鄙受贿之辈。崇祯皇帝新任命的官儿，才干也并不怎么出色，弄得崇祯皇帝心里直发急，一急，就开始犯疑心病了。一下子怀疑这个文臣有野心，不尽心尽力扶助他；一下子又怀疑那个武将拥兵自重，想与自己争坐金銮宝殿。于是，就大开杀戒，有罪的，杀；无辜的，杀。就连抗击后金军的钢铁长城，赤胆忠心的袁宗焕也因崇祯皇帝中反间计而惨遭杀害。一下子，满朝文武，全国上下，人心惶惶，仿佛大明朝的末日即将来临了似的。

崇祯元年，一会儿是陕西百年未遇的大旱，一会儿又是河南闹罕见的蝗虫，一会儿广东、浙江发大水……其中陕北灾情最严重，正巧陕西巡抚乔应甲是魏忠贤的死党，延绥巡抚朱童蒙也是魏忠贤的党羽，他们俩只知道贪图财利，搜刮民膏，至于地方治安如何混乱不堪，饥民们生活怎样清苦，则好像跟他们无关似的。田地里颗粒无收，他们不管，照样要求各知县催逼饥民们交粮纳钱。尤以澄城知县张斗耀为最胜。饥民们一个个饿得奄奄待毙，又被张知县催赋逼税，逼得走投无路。三月的一天，白水王二集合数百名饥民，他振臂一呼：“乡亲们，饿死是死，被张知县逼死也是死，杀死张知县而被官府抓住也还是死，既然都是死，不如杀死张知县！你们谁敢杀张知县。”

“我敢！”忍无可忍的饥民们齐声应和。于是众人在王二的率领下，闯进县衙，杀死了张斗耀知县，砸坏了牢狱，放走了全部犯人，从此扯起了造反大旗。

紧接着府谷的王嘉胤、宜川王左桂、飞山虎、大红狼等相继起事，遥相呼应。就这样，一场声势浩荡的、惊心动魄的农民起义斗争终于悲壮地拉开了帷幕。

这些消息很快就传递到了耳目灵通的银川驿卒们耳中。李自成等人一面传递着那一封封惊慌失措的告急文书，一面心中暗喜。尤其是胸怀大志的李自成更仿佛是听到了某种召唤，心中激动不已，久久难以平静。自当上驿卒一年来，李自成豪爽仗义，又结交了一群能同甘共苦的驿卒兄弟，然而，驿卒这活儿也够累人够苦的。无论烈日炎炎似火烧的酷暑，还是朔风凛凛如针刺骨的严冬，在尘土飞扬的驿道上，驿卒常年累月马不停蹄地传递公文，有时还要运送货物。李自成还饲养了十几匹官马。和奄奄一息的饥民相比，他也就只多了一口饭吃，身份则和奴隶几无差别。故王二、王嘉胤、王左桂等人公然扯起造反大旗，他们无不为之振奋，心里无不痛快不已。

秋天，延安一带的饥荒愈来愈惨重，百姓们挣扎在人间地狱之中。

当时有一个大臣名叫马懋才，他是延安人，曾痛心疾首地上书崇祯帝。根据他的描述，延安整整一年

滴雨未下，到了八九月间，百姓争相采摘山间的蓬草为食；十月后，蓬草被采摘光了，饿疯了的饥民又挖山上的石块吃，吃几块石头倒能觉得饱了，但过不了几天就会腹胀下坠，一命呜呼！最可怜的是，在安塞城里，每天都有人把婴儿扔到城墙下，那些弃婴有的放声大哭，有的哀哀地叫爹叫娘，有的张着小手爬来爬去，随手抓起粪土朝嘴里塞……到了第二天早晨，前一天的弃婴都冻饿而死，又有新的弃婴哭号于城墙下。更让人害怕的是，小孩子或独行的人，一出城便再也回不来了。原来城外有的人竟杀人来吃，把人骨头当柴烧，把人肉煮来当饭。但吃人肉的人，几天后也不免面目红肿、内脏燥热而死。只见城外死人成堆，臭气冲天。挖了好几个大土坑，每个坑可以装数百具尸体，但来不及掩埋的更不知有多少！尽管如此，侥幸没死的饥民整天还受着官府的催逼，索要钱粮，唯有逃亡一条路可走。但逃来逃去，哪里又能容身呢？于是，扯旗造反的饥民一日多似一日，“一人振臂而起，便千百成群，到处鸣金聚义”。

兵部郎中李继贞也曾上书崇祯皇帝说：“延安的民众闹饥荒，将要全去当盗贼了，请陛下用十万两库银来赈济他们，以安民心。”崇祯皇帝未采纳。

一天黄昏，李自成投递公文归来，已是筋疲力尽。他驱马归厩时，发现有三匹官马挣断缰绳跑了，不由

吃了一惊。几天前，一个驿卒兄弟因为丢了一匹官马，就被革了职，还遭了一顿毒打，险些儿被活活打死。自成顾不得饥肠辘辘，一头钻进暮色中，一路打着唿哨，呼唤着逃跑的马匹。

午夜时分，他终于从荒野中找到这三匹马。刺骨的寒风吹干了他满身的汗水，衣衫单薄的李自成紧紧抱着马颈，藉以挡风。他拨马驰往好友刘宗敏家里，打算喝几口酒暖暖身子。

刘宗敏是个铁匠，在米脂县城开了个铁匠铺子。这些日子生意清淡，早早地关了灯歇了。田都荒了，饿昏了的人们谁还有心打制农具呢？李自成敲开刘宗敏的门，往他床上一躺，一时间，好像瘫了似的，再也动不了啦，只是叫着：“兄弟，拿碗酒来！”

虽说把马找回来了，李自成心里可窝了一股火，越想越觉得自己这份差使不是人干的。他几口酒下肚，一拳砸到桌上，愤愤地对刘宗敏说：“什么狗世道！老天爷不让人活，狗官儿们也不让人活。莫非要把天下百姓都逼死不成！狗日的，人命还不如马命值钱！”

刘宗敏也撸着袖子骂道：“真不如反了！饿死是个死，造反也是个死！还不如造反死得痛快！小鸡给捏住脖子还知道叫唤两声哩，咱好歹也是条汉子，能这么窝囊死？！”

自成压低嗓门儿说：“你记得我跟你提过我在安塞有个舅舅，叫高迎祥吧？我听说他与王大梁一起也领头反了，他自称‘闯王’，王大梁自称‘大梁王’，手下有几千号人呢！”

刘宗敏惊喜地说：“那闯王就是你舅舅哇？他名头可是挺响亮的。现在那些义军首领都有个称号或外号，本名倒不大有人提，像西川的不沾泥，延川的混天王，宜川的飞山虎、大红狼。嘿，人家那才叫不白活！”

哥俩正聊得热血沸腾，忽听有人叩门，不由一惊，立时住了口。宗敏开门一看，却是他们的一个穷哥儿们，叫李大亮的。这李大亮一直给一位秀才当长工，就在宗敏的紧邻。宗敏亲昵地擂了他一拳，说：“你小子呀！深更半夜吓了我们一跳！”

李大亮笑着说：“我正睡着迷迷糊糊的，听见门外有几匹马哐哐地叫，一想就是自成来啦！”他一扫房内的情景，哈哈一笑，道：“自成，你放着公事不干，跑到这儿来想造反不成？”

当时陕北几乎村村有揭竿而起的，李大亮看他俩深夜饮酒，便拿着这事儿寻开心。

一把揽住李大亮的肩膀，李自成也笑起来，说：“好兄弟，真要谋反还能少了你不成？”他望望刘宗敏，又瞅瞅李大亮，神色渐渐凝重起来，说：“宗敏，

你是抡大锤打铁的；大亮，你是扛长活儿的；我呢，也就是个低三下四的驿马夫罢了——咱都是任人欺负的人下之人，还真就忍气吞声活这一辈子不成？现在这世道，贿赂公行，做文官、武官要通过什么考试，咱是粗人，识不得几个字，做官做宰相轮不到咱们，可也不能做缩头乌龟！如今老百姓的生活多么惨，要是造了反，那皇帝不也是人做的吗？有种的就该敢上刀山，下油锅，敢往水里火里闯，替百姓冲出一条活路来！”说完，他咕噜咕噜大口喝干一碗酒，虎目圆睁，豪气勃发地说：“今天我李自成就算对天盟誓啦！不杀尽那些为非做歹的狗官，不算条汉子！”

听了这一番话，刘宗敏、李大亮也气血翻涌，他们各自干了一碗酒，冲李自成亮着碗底。刘宗敏抢着说：“自成，平常看你就是个有大志的。今天我们也对天盟誓，日后要干大事，我们兄弟就提着脑袋跟你一起闯！”李大亮也拍着胸脯说：“咱穷得什么都不剩了，就这条命可是响当当的。”

李自成按住他们的手说：“咱们先沉住气。我还有一班驿卒兄弟，都是生死之交。等到造反那一天，咱们一起干！”

说完，三个人会神地笑了起来。

崇祯三年，专管驿递事务的兵科给事中刘懋觉得在驿站经费中还大有油水可捞，他给崇祯皇帝上了一

个奏折，出主意裁驿站银两。他说各省的驿马驿卒，数额太多，不如大加裁减，每年可省巨万经费，以补充军饷。深陷于危机四伏、内外交困的崇祯皇帝朱笔一挥，于是一次大规模的裁驿拉开了序幕。

被裁减的驿卒中首当其冲的便是李自成。

正值盛夏，一群驿卒在驿站打点行装。他们有的抱着个小包袱，愁眉苦脸想着今后该怎么办；有的侥幸留下，也觉朝不保夕，更同情失去生计的伙伴。说着说着，几个人就骂开了：“刘懋这老小子只想着自己邀功买好，可把咱们坑苦了！”

“兄弟，你光棍一条还好说，我这拖儿带女的，没了饭碗不更惨了！”

“自成也够倒霉的，娶了亲没多久，就被裁了。”一位年岁大一点的驿卒，为自成也为自己长长地叹了口气。

“哎，自成呢，怎么没见他？”一个愣头愣脑的小伙子问。

“听说是县衙里来人找他出去了，别是出了什么事儿吗？”有人应道。

这时“砰”的一声，门被撞开。一个驿卒兄弟闯进来，脸上跑得全是汗，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不好啦！自成出事啦！被县上枷起来，正在街上挨打呢！”

屋里人唿啦啦围了过来，都焦急地问：“怎么回事儿？慢慢说。”

那人擦了把汗，急匆匆地说：“咱们赶紧去想想办法吧！要不然，这么毒的日头，不把自成折腾死才怪呢！咱们边走边说吧！”

原来，自成父亲借过艾乡绅的债，为了抵债，自成在艾乡绅家干了好几年的活，然而，这艾乡绅心肠阴毒，一直记恨着自成和他作对的事儿。一听说驿站把自成给裁了，便落井下石到县衙告了自成一状，说他赖账不还。知县晏子宾受了他的贿，立即把李自成拘了来，先不分青红皂白地给了一顿鞭子，然后上了重枷。此刻正在县城大道上示众呢。

驿卒们赶到那里时，已经聚了百十来号人在看热闹。他们拨开人群一看，只见李自成满身伤痕，头发散乱，披枷戴锁地坐在炎炎烈日之中，伤口处的血还在一滴滴往下淌着。他微闭着眼睛，焦渴的嘴唇裂开一道道小口。然而艾乡绅却叫几个家丁在一旁监视着，不许给自成水喝。

驿卒们再也不忍看下去了，他们不顾一切地走到自成身边，七手八脚尽量小心地把他抬到树荫底下，这时一个驿卒又端来一碗水送到昏昏沉沉的自成嘴边。

自成缓缓地张开嘴，干裂的嘴唇刚触到清凉凉的水，谁知劈头一只手伸过来，一把夺走了碗，水也泼

了一地。

驿卒们吃惊地抬头一看，竟是一个艾家家丁。他傲慢地指点着驿卒们的鼻子，狐假虎威地大声呵斥道：

“找死呀？敢救李自成？他妈的，要是真的可怜这小子，你们就替他把债还清了——嘿嘿！谅你们这帮穷鬼也没这个本事！没钱就滚开！”

驿卒们一个个听得怒目圆睁，却又有些敢怒不敢言。这时，李自成站了起来，拖着枷，踉踉跄跄地自己走到道中坐下，眼睛盯着那个家丁，似要喷出火来，他一字一字低沉地说：

“艾乡绅不就是要我李某人的命吗？好，我李某人就死在这毒日头底下，又有什么了不起！”

黄土高原的太阳，毒辣辣的，格外烤人。李自成就这么忍受着酷热和饥渴，一直从中午挨到黄昏，一滴水都没喝。他虽然闭着眼睛，可仍是一副不屈不挠的神色。

驿卒们在一旁守望着，心中酸楚难忍，很不是滋味。眼看着已暮色四合，还没有放人迹象。那几个狗仗人势的家丁已钻进一家酒店大吃大喝起来。驿卒们凑在一起交头接耳道：

“咱们怎么办？难道就眼睁睁地看着自成死在面前吗？”

“艾乡绅狗日的，真毒啊！咱们得救救自成！”

“对，平日里自成哥对咱们大伙多么讲义气，谁没受过他的恩！”

“闲话少说，咱们干吧！不过，拖儿带女的退一边去，出了事别连累你们。”

“什么话！这年头也就只有造反是一条路了，有種的就都上！”

“上！”20多人大喊一声，一拥而上。还没等艾家家丁赶到，他们已经砸碎了枷锁，又夺了官马，拥着自成冲出城去。把一旁的百姓们都给惊呆了。

入夜，他们伏在城外林中与策马闻讯赶来捕人的县尉及其吏卒们对峙着。

盛夏时节，林深草密，县尉胆战心惊，不敢贸然闯入，只得命人扯着嗓门儿叫阵：

“李自成，你们狗胆包天！要造反，朝廷把你满门抄斩！有種的，出来比试比试呀！”

喊了半天，没见动静。月影儿下，县尉的人马开始躁动了。“这么大的林子，到哪儿逮人去？回去得啦！”有人开始发牢骚。

“嚯——”随着一声响亮的唢哨，林中冲出一条条黑影儿，手中都举着木棍或长刀。县尉的坐骑是一匹没经过事儿的劣马，猛一受惊，急蹿而出，把县尉生生地摔了下来，脑袋撞到石头上，竟然当场摔死了。那些吏卒们本就无心恋战，一见县尉死了，纷纷扔下

弓箭刀枪，一哄而散。

“弟兄们，县尉这一死，咱们再不反也不行了，我李自成既蒙弟兄们相救，咱们就同心协力，扯旗造反，怎么样？”李自成目光炯炯地看着大家问道。

“自成，大伙都听你的，反吧！”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驿卒们叫了起来，一个个精神抖擞。

李自成一挥手，扫了人群一眼，说：“依我看，咱们干脆来个一不做，二不休，趁势去攻县城，然后多集合些人马去投义军！行不行？”

“行！”大伙异口同声地说。

于是，李自成当夜率众轻而易举地攻破县衙，振臂一呼，闻风而至的饥民竟上千人。自成连夜派人回家乡将妻子高桂英、妻弟高一功、侄儿李过及好朋友刘宗敏、李大亮等一一唤来。之前他们听说过起义军将领不沾泥的事迹，不沾泥的真名叫张存孟，崇祯元年他随王嘉胤在府谷打开粮仓，赈济灾民，并举起义旗。当时，王嘉胤在义军中声望很高，各路义军尊他为群雄之首，是陕北农民大起义名义上的总首领。这年夏季，不沾泥率米脂、绥德、青涧、宁夏一带的饥民转战于西川，于是李自成率领千余人声势浩荡地往西投奔不沾泥去。

明王朝深深恐惧于“贼势日盛”，他们采用“剿

抚并施”也就是出兵镇压和封官许愿、招降纳叛双管齐下的策略。但明军内部却是将帅离心，又有后顾之忧。崇祯帝一手剪除了阉党魏忠贤的势力，另一手却把兵权又委之于宦官。他在各军中都派了太监监视军队将帅，明朝将帅因此大受牵制。这些太监平时气焰嚣张，指手划脚；一打起仗来却脚板抹油，比谁溜得都快。将帅们对他们早就一肚子怨气，但碍于圣命，又奈何他们不得。至于普通士兵更是士气低落。明廷军费吃紧，经常缺饷。从天启六年到崇祯元年这两三年间，共亏欠军饷550多万两银子。结果各路饿着肚子“剿贼”的明军，连连发生兵变。比如延绥总兵吴自勉、山西巡抚耿如杞、甘肃巡抚梅之焕率兵镇压农民起义，因为他们克扣军粮，其所部士兵还未与义军交战，便激起哗变，都逃回家乡去了，更有许多逃兵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加入了义军。这样便把延绥巡抚张梦鲸给活活地气死了。

当时陕西三边总督是杨鹤，辅佐他的是延绥巡抚洪承畴。杨鹤深知明军兵力有限，又军心不稳，便主张采取怀柔政策，诱降起义军。而洪承畴呢，则仗着自己有所谓的文韬武略，自以为能征惯战，便力主以“剿”为主，坚决镇压农民起义。

自从李自成投入不沾泥麾下半年多来，随不沾泥所部转战延南一带，倒也打了不少胜仗。崇祯四年（1

631年)四月，不沾泥攻抵米脂县城时，遭到明将王承恩的大举围剿。

已经苦战了几个昼夜的义军，被官兵杀得人马支离，溃不成军。

自成所率的一彪人马，且战且退，趁夜隐入凤凰岭。所幸他极为熟悉家乡地形，方未被搜捕的官兵发现。但是自成检点跟在身旁的弟兄，只有五六十人了，心里相当难过。由于撤退得匆忙，不光弟兄身上还带着伤，身边又未带粮草，大家只好喝些山泉水解解困乏。

天色微明时，自成派出去与不沾泥联络的一个弟兄回来了，身边还跟了十几个义军，个个脸上都带着悲戚之色。李自成预感到有些不妙，他身边的弟兄也都一下子围拢过来。

原来，不沾泥攻米脂失败，逃奔到关山岭，意图暂避一时，不料仍被官军副将马科追上。不沾泥一见后有追兵，前无退路，竟手刃了另一个义军首领双翅虎，又绑缚了紫金龙，献给官军，换了自己一条命。

“不沾泥杀了双翅虎大哥？”自成听到这里，不由得吃了一惊，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一个肩上带着箭伤的义军兄弟悲忿地喊起来：“这都是我亲眼所见！不沾泥降了官军之后，带我们一起要收编成官军。我们几个是中途悄悄溜出来的。

真是天可怜我们，让我们碰上了李大哥派来的弟兄。”

一闻此言，大家怒声顿起，纷纷指责不沾泥出卖自己弟兄的可耻行径。

李自成垂着头，半晌没说话。他细细地思索着。

义军降明，倒也不是独独不沾泥一个。比如，另一个义军将领点灯子兵败青涧时，就曾一度降明，作为权宜之计，骗取了杨鹤的回乡“牒令”。但后来却重又抗命，再举义旗。简直视明朝总督如同儿戏。

“不沾泥会不会也是假投降呢？”李自成问着自己，但很快又摇了摇头，对自己说：不管怎样，用自己弟兄的生命换来自己苟且偷生的人，无论如何不能再原谅……义军，义军，比性命还重要的不就是这个“义”字吗？

今后又该怎么办呢？李自成看了一眼大家，激动了一阵的弟兄们此刻却都有些茫然，有的失神地凝望着苍天，有的用衣袖擦着眼泪，也有的期待地注视着自成。

思索良久，李自成缓缓地抬起头来对茫然失措的弟兄们坚定地说：“我们都是恨老天爷不公平，对我们到处都是死路一条才造反的。男子汉大丈夫要造反就要造出个名堂来，要想造出个名堂来，必没有那么容易。不沾泥虽然不仁不义，降了官军，但还有大股义军坚持着跟官军拼命呢！咱们可不能就此灰心丧

气。”

“是啊！”那带了肩伤的弟兄说：“我就知道不沾泥手下还有不少弟兄决不愿跟着他投降的。还有不少弟兄是被打散了的。等那大批官兵撤了，李大哥你只要一举大旗，肯定会有好些弟兄投奔咱们的。”

刘宗敏走过李自成身边，赞赏地拍拍他的肩膀，又说：“自成，咱们聚齐人马，干脆去投你迎祥舅，怎么样？”

自成眼睛一亮，脸上终于有了喜色。他站起来对大家说：“咱们去投闯王高迎祥，你们觉得怎么样？”

“好！”大家齐声喊了出来。仿佛一身的疲惫和伤心顿时减轻了许多，一个个精神抖擞起来。

就这样，李自成率领不愿投降的义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的绛州，去投闯王高迎祥。

第三章 初露锋芒

山西绛州，高迎祥一听外甥李自成率众投奔而来，喜不胜收。他们俩原先从未谋面，所以高迎祥迎出帐外时，微笑地对部下说：“让我先猜一猜哪一位是我的外甥自成。”

经过千山万水，历尽千辛万苦。一路上餐风露宿，一路上且战且退，自成的人马都是精疲力竭了。迎祥一眼就看上一个头戴毡帽、高颧骨、深眼窝的年轻人。那青年虽满身风尘，面有憔悴之色，但一双精光四射的眸子，仍带着一股逼人的英武之气。那人肯定是李自成！

“自成！”高迎祥虽是响当当一条硬汉，叫了这么一声，也由不得眼圈儿微红。

李自成更是激动得声音都颤抖了：“舅舅！甥儿投奔你来啦！”他几步跨过来，倒身拜在高迎祥膝下。

高迎祥将自成扶起，重又细细端详了一番，说：“自成，你从小就命苦，我这当舅舅的鞭长莫及，一直也没能好好照看你，难得你自己硬是闯荡出来啦！我一听说你也举了义旗，就想招你一起来，咱们舅甥二人同心协力，一起把这朱姓天下，捅出个大窟窿来！哈哈！”迎祥豪迈地笑了起来。

这天，闯王高迎祥设宴给李自成及其弟兄接风。

“自成啊，你奔波了几天，一定饿坏啦。你好生吃着，我给你介绍你这几位哥哥，互相认识一下，以后都是自家人！”高迎祥一边说着，一边一一向自成介绍。

“我们这儿有八队人马。这位是第一队的队长叫钱眼儿——”自成一听，忍不住笑了起来。高迎祥也笑着说：“这是他的绰号，你别只顾着乐，我们这军中都兴叫绰号的，赶明儿也给你取一个呢！”

李自成笑着应道：“那就由着舅舅给想个好名儿吧！”

高迎祥点点头，又依序介绍道：

“第二队叫点灯子；第三队就是你的族叔李守信李晋王；第四队的掌盘子叫蝎子块，他大号叫拓养坤，官兵一听到蝎子块来了，比见到真蝎子还怕呢；那位是五队的头儿，叫老张飞，本名叫张文朝，手下有马步兵500人；看那个，瞧着不起眼是不是，那可是我这八队里带兵最多的一位，手下马步兵上千哩，他是六队的乱世王郭应聘；喏，七队的队长叫个夜不收。”

虽说高迎祥叫自成不必见礼，可自成还是站起来，恭谨地向每位掌盘子都一一抱拳作揖，他们也都忙不迭地起立还礼。

高迎祥又吩咐道：“自成，从今天起，你就是第

八队的掌盘子，你带来的700人马还归你指挥，好不好？”

李自成点着头说：“好！听从舅舅的安排。”

“自成，你叫个什么名儿好呢？嘿，咱们舅甥一体，我称闯王，你就叫‘闯将’吧，你看如何？”

自成还来不及答言，众将先哄然叫起好来。蝎子块拓养坤故意细看看高迎祥，又打量了一下李自成，笑着说：

“人都说外甥像舅舅，这回我可信啦！俗语又说：‘外甥打灯笼——照旧(舅)’，自成，你就照着你舅舅的样子，狠狠地闯他一闯吧！”

一席话逗得众人又是笑又是叫。

崇祯五年的十二月，活跃在山西的36营农民军开始分兵四出。这时因盟主王嘉胤业已牺牲，闯王高迎祥因李自成的投奔，在山西接连攻克大宁、隰州、石楼、寿阳、泽州等州县，无形中就成了众望所归的人物。这么一来，山西整个省都给震动了。

崇祯帝于是罢免了山西巡抚宋统殷，派许鼎臣接替他，许鼎臣与宣大总督张宗衡分别督率各部将领。宗衡督率虎大威、贺人龙、左良玉等部8000人，驻守平阳，负责平阳、泽州、潞州等41个州县的防务。鼎臣督率张应昌、颇希牧、艾万年等部7000人，驻守汾州，负责汾州、太原、沁州、辽州等38

个州县的防务。得知明军布防步骤的消息，36营起义军首领会聚于磨盘山上，以高迎祥为首策划着进军方案，把部队分为四路出击，一路由阎正虎占据交城、文水，窥伺太原；一路由邢红狼、天上龙占据吴城，窥伺汾州；一路由王自用、张献忠突袭沁州、武乡，进至霍州，高闯王与闯将李自成分兵，高迎祥北至长子坐镇，自成则率兵直攻辽州。

李自成大破辽州之后，越过太行山进入河南，竟有渐渐逼近明都之势。其余的36营农民起义军也由山西的井陘、固关、河曲等地，分批进入豫北。明政府大为恐慌，立即追究责任，将河南巡抚撤职查办。

农民起义军在山西、河南纵横驰骋，成了明王朝的眼中钉、肉中刺。而闯将李自成在独挡一面的战斗中，也脱颖而出，锐不可当。他初归高闯王时，人马不到1000，才过一年多，便已发展到二三万之众了。

当然，明王朝不肯善罢甘休。明军乘义军10余万人尽集于豫北之时，追踪而至，用重兵左右合围。

正逢初冬季节，前有黄河亘阻，左右及后方都有大军堵截，十几万义军危在旦夕。明军将帅已经觉得稳操胜券，打算草拟捷报奏疏了。

闯将李自成这时已和闯王高迎祥合兵一处，直抵黄河岸边。他们舅甥二人和一班义军首领望着滚滚黄

河浩叹不已。

“真他娘的，莫非束手待毙不成吗？”一些沉不住气的义军将领急得骂起人来。

由于怕义军渡河逃走，明军早早派人把黄河上下游的民船统统提往对岸。等到义军赶来时，连一条船影儿都看不见了。

李自成皱着眉头对高迎祥说：“我军自山西入河南，一路上攻无不克，势如破竹，谁知会在这里遭到困厄。眼下前有黄河，后有重兵，也只有破釜沉舟，决一死战这一条路了。舅舅，我知道我军与官兵兵力相差太远，这一战凶险万分，我就做个先锋，大家抖起精神，拼死一战吧！”李自成当然知道，硬拼是凶多吉少的，但眼下又能有什么良策呢？

心情也万分沉重的闯王高迎祥，听了自成的话，只是长叹了一声而没有回答。

这时，一个义军将领轻轻地走近高闯王，说：“我倒有个计策。目前我军兵临绝境，不能以力取胜。按我的愚见，不如暂时投降，以保全实力……”

自成一旁听着，极不耐烦，喝道：“投降？什么馊主意，要投降你自己去，我李自成就是死也要拼到底！”

“你性子也太急了，听我说完嘛！”那将领继续说：“我们可以诈降，先赢得时间，私下悄悄打造船只，准备渡河。如果能拖上三五天不开战，渡河还有

希望。”

高迎祥轻轻摇着头说：“造船渡河这十几万大军可不是三五天能完的事。官军岂会容我们打造完船只从容渡河呢？此计恐怕不太妥当。”

自成也说：“绝对不妥！大丈夫死不足惜，怎么能摇尾乞怜？”

正说着，一股刺骨的北风呼啸着刮过，众人都不由得觉得身上一颤，天气仿佛一下子又冷了许多。李自成眼中的黄河浊浪似乎也被这股风激得愣了一下，继而又慢吞吞地朝前流去。

“且慢！”李自成心中灵光一现，急切地说道：“舅舅，也许我们不需要那么长时间，只要一两天就够了。这样倒也可以用一下那缓兵之计！”

高迎祥一听，难以置信地看着自成：“一两天？你有什么退兵妙计？”

自成指指黄河，说：“并没有什么退兵妙计。只是我看这天气冷得异常，或许黄河会在这一两天封冻呢，那样我们大军渡河不就易如反掌了吗？”

一听这话，包括高迎祥在内，几乎所有人都大摇其头。有人就抢着说：“自成，你是急糊涂了吧？黄河这时候会封冻？”

确实，当时才刚入11月下旬，往年这时候黄河从来不曾封冻过。可是李自成也反问了一句：“往年

这时候，天有这么冷吗？要是万幸能从冰上渡河，岂不甚好？即使不行，我们就与官军拼个你死我活好了！”

想来想去，似乎也只能这样权且把赌注押在天气上了。高迎祥当即遣使往明军帐中诈降，以拖延时日。大家都眼巴巴地盼着北风刮得再猛一些，黄河流得再慢一些。

明军监军太监杨进朝接到高闯王的降书，心中倒也幻想着能兵不血刃，轻而易举地收伏这大股义军。他一面上奏朝廷，按兵不动，一面暗中派人来探义军的虚实动静。

谁知老天爷还真的帮忙。刺骨的北风是一阵紧似一阵，就像是三九严寒提前降临。才过两天，咆哮的黄河竟陡然安静了，整个河面上结起一层厚厚的坚冰。

黄河竟真的“速冻”了！这简直是千古罕事。一班义军将领喜得围着李自成又是叫又是笑，像是都变成了小孩子。

高迎祥得此天助，立即传令，调齐了全部人马，连夜拔营。十几万大军浩浩荡荡，由毛家寨一带踏冰渡河，迅速抵达黄河南岸的澠池。

此时此刻，黄河南岸的明军猝不及防，一触即溃，义军接连攻陷澠池、伊阳、卢氏三县，在黄河南岸又燃起了漫天烽火。

崇祯七年春天，明朝廷开始特设五省总督一职，

专门办理讨贼事宜。总掌山西、陕西、河南、湖广、四川五省军务，这一要职委任给了原延绥巡抚陈奇瑜。

新官上任的陈奇瑜第一把火，便是对义军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围攻，打算一鼓而定天下了。因为陈奇瑜曾在延水关打败过义军，在明军中颇有威名，而卢象升经历战阵，通晓军事。于是陈奇瑜与卢象升一起进军湖广，在乌林关大败义军，于是义军连连退往汉南，以避明军锋芒。陈奇瑜这一下真是踌躇满志，认为湖广一带不值得担心，于是领兵向西追击。

崇祯七年六月，李自成率兵掩护义军大部队撤退，转战汉中殿后。陈奇瑜发现李自成所部虽然人马不算多，却勇猛善战。如果能剿灭李自成所部，将是给起义军的重大打击。因而他一面虚张声势派兵追攻义军大部队，一面则留下精锐，不动声色地紧盯着李自成的行踪，密密撒下了罗网。

正在紫阳县的李自成浑然不觉，还以为掩护任务已基本完成，开始伺机突围。他派出的哨探纷纷回报，各处均有明军活动，唯兴安州(今安康)一带尚称平静。李自成不疑有诈，遂率众奔往兴安。

自成所部义军，大都为陕北人，不熟悉这一带地形。他们在崎岖山路上走着走着，竟误入绝境车厢峡。等到自成惊觉，已经太迟了！自成抬眼望去，不由惊出一身冷汗。只见前面狭长一条通路逶迤难行，两面

绝壁陡起，势若刀削斧砍，直矗云天，连鸟兽的影子都看不见。时值初夏，峡中林草茂密，荆棘遍布，给人一种阴森的感觉。

李自成一看到这个阵势，他心中暗暗叫苦，知道自己已经中计，但他还心存侥幸，传令派几员精干弟兄飞马前往打探出路可有伏兵，又命侄儿李过及大将夜不收，率精兵据守峡口，为大军殿后。自成自己则率领本部依水源安营扎寨。

哪里知道不到一个时辰，前方探马飞报，说是已探明前有重兵埋伏；又过了片刻，李过也狼狈而归，说追兵势盛，峡口告急，大将夜不收已经阵亡了！

一听噩耗，李自成紧紧攥起双拳，拳心都捏出了汗水——这一次的失策是会断送这3万义军的性命呵！他痛悔自己轻敌大意，竟不暇深思熟虑，便轻临绝地，被陈奇瑜诱进死路。此时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李自成只好先命义军在峡中休息，以待来日。

陈奇瑜一见李自成已经中计，陷入车厢峡，倒也并不急着进攻。只是分布人马将前后峡口及四面山顶小路重重扼守，将40余里长的车厢峡围了个水泄不通。因为陈奇瑜深知李自成所部骁勇异常，倘若此时硬拼起来。官兵纵然获胜，也必然伤亡惨重，他也想要尽量保存明军实力。反正李自成已是网中之鱼，他索性消消停停地等待李自成粮草耗尽，人马疲困，不

堪一战的时候，再一鼓歼之。

赶巧连绵的大雨不歇气地下了两个月，峡中遍地泥泞。各营帐中兵器、粮食、衣物、被褥，悉数浸泡水中，散发出一股霉味儿。义军将士终日坐卧于泥水之中，饥寒交迫，十之八九支持不住病倒了，战马缺乏草料大多饿死，弓箭上的胶皮、羽毛，都因为受潮而脱落下来。根据义军这种情形，别说几乎完全丧失了战斗力，即使官军不来攻，生存下来都是个大问题。

李自成心急如焚，无心寝食，每天从早到晚巡查各营帐，探视病倒了的弟兄。这天，他坐在一个已经奄奄一息的弟兄身边，良久不愿起身。

“他还是个孩子呢！”李自成喃喃自语道。他的嘴唇上已燎起了一串水泡，结痂反复又皴裂，渗出血珠儿来；眼睛也布满红丝。他对身边站着的义子李双喜说：“这孩子怕还不到17岁，还没有你大呢！要就这么把条小命断送了，我怎么对得起他的爹娘！都是害了他啊！”

李自成说着，心中一阵阵的绞痛。

那高烧了几天，时而昏迷时而清醒的孩子却听到了自成的话。他吃力地睁开眼，断断续续地低低说道：“闯将，俺爹娘和俺……都不会怪你。我要是不投义……义军，早就……饿死了，俺爹娘……3年前就……前后脚饿死了。俺这么死……值！”那孩子说

完，脸上微微地竟现出一丝笑意。

自成看了，一股心酸冲上鼻头，大滴泪水落在那孩子枯瘦的手臂上。

李过走进帐中，禀报说：“叔叔，刚才山顶上的明军，用乱箭射下许多告示，是那陈奇瑜向我们劝降的。”

“噢！”李自成从李过手中接过告示，细细看了一遍，又怔怔地凝视了一会儿那昏昏沉沉的少年，然后站起来，对双喜说：“你去请军师顾君恩到我的营帐去，说我有要事相商。”

顾君恩闻言迅即来到自成身边。自成眼睛并不看他，只低沉地问道：“军师，依你之见，此次诈降还有可能吗？”

顾君恩心中一阵难受，他明白心高气傲、意志如钢铁般的李自成口中吐出“诈降”这两个字意味着多沉的分量。

顾君恩沉吟了片刻，说：“我看有可能，陈奇瑜现在还不明我们的底细，不敢贸然硬碰。如果我们说投降，再多拿些金银珠宝贿赂他的左右，明军文武多有贪鄙之心，必会巧言劝陈奇瑜受降，甚至陈奇瑜本人也可能受贿。那就更好办了。只要出了这绝地，休养一阵，我们还可以伺机重举义旗。”

李自成长叹一声，说：“一切都交给你去办吧！”

事情果然如顾君恩所预料的那样，陈奇瑜得知自成愿降，大喜过望，亲自约见李自成。

一见陈奇瑜，李自成做出一副心灰意冷的样子，表示不愿受官职，只想解甲归田。陈奇瑜满口答应李自成 8 月间将这支原籍多在陕北一带的义军妥善遣送回乡。

于是，在陈奇瑜特派的“安插官”监视下，3 万义军全师出峡。李自成赢得了两个月的时间来休养生息。

8 月间，这支义军由汉中度栈道，由 15 名明军监视官遣送还乡。当月 14 日，义军到达凤翔宝鸡附近，一夜间杀尽 15 名监视官，重举义军旗号，迅速击破麟游、永寿、灵台、崇信、白水、泾州、扶风等 7 州县，与略阳等其他各种农民军会师。一时间关中大震，闯将李自成的名声也因此更为响亮了。

可怜的陈奇瑜这才知道自己受了李自成的愚弄，打开樊笼放走蛟龙，只得徒唤奈何。最终他因此丢了乌纱帽。继任的则是农民军的老对头洪承畴。

崇祯八年(公元 1635 年)的八月，各路农民军二三十万人，都集中于河南。河南荥阳县城已被义军攻破。当时，西自潼关，东至归德，南连楚境，北达黄河，明王朝的中原腹地，已成了农民军畅通无阻的活动地区。

明朝令洪承畴接替陈奇瑜的职务，李乔在陕西为巡抚，吴牲在山西为巡抚。大学士温体仁对吴牲说：“流贼只不过是轻微的祸害，不用担心。”不久，西宁官军哗变，洪承畴刚刚接受任命向东进发，听到兵变后急速返回。高迎祥、李自成于是进入巩昌、平凉、临洮、凤翔各府的几十个州县，打败贺人龙、张天礼的军队，杀了固原道的陆梦龙。围困陇州四十多天，洪承畴发文书命总兵左光先与贺人龙合力进击，大败义军。恰巧朝廷也命令豫、楚、晋、蜀的驻军分四路进入陕西，高迎祥、李自成随即向东出击，攻陷了陈州、灵宝、汜水、荥阳。听说左良玉将要来到，就把军营转移到梅山、溱水之间。部分义军攻占了上蔡，烧了汝宁的外城。朝廷就命令洪承畴出潼关追赶义军，与山东巡抚朱大典合力进击。欲把农民军压缩到黄河北岸，加以消灭。义军侦察到了这一情况后，为了缓和紧张的形势，从而打破明军的包围。13家72营的义军首领，大会于荥阳，群雄聚义，共商对策。这13家义军的首领是：老回回、闯王高迎祥、革里眼、左金王、曹操、改世王、射塌天、张献忠、横天王、混十万、过天星、九条龙、顺天王。

然而到了会上，说着说着，却起了分歧，争论十分激烈。

老回回说：“官军这一次是给咱们逼急了眼了，

要端出老本儿和咱们拼命。我看，咱们好汉不吃眼前亏，赶紧渡过黄河以北，退到山西去，避避他们的势力再说。”

张献忠本就脾气暴躁，听了老回回的话，大觉逆耳，登时发作起来：“你个老回回，不如改名叫老孬种！官兵则放个屁，你就跟兔子似的，吓得要往老窝蹿，真没出息到家啦！哼！我老张哪儿都不去，就在这儿顶着，照样把狗日的官兵杀得屁滚尿流！”

老回回好歹也是一营之主，什么时候被人这么肆无忌惮地当面羞辱过。他当下被气得满脸通红，勃然大怒地冲张献忠直嚷嚷：“你小子甭满嘴胡诌！咱们有种就真刀真枪练练，看看到底谁装孙子！”

两人针尖对麦芒，吵成了一团。

李自成坐在闯王高迎祥身边，一直静静地听着群雄议论，没有作声，但心里其实早有了主意。一见老回回和张献忠吵得动了真气，便走过去劝解，好说歹说算是让这两位住了嘴，他才沉稳地向大伙开了腔：

“各位依我说，咱们义军过去吃亏就吃在各占各的山头，各打各的仗，互不通气。人家官兵那可是一体的，所以容易把咱们各个击破。”他笑着看了一眼还在气哼哼的老回回和张献忠，接着说：“一个人尚能拼命一搏，何况我们多达10万之众的义军呢。我们应当分兵数路，议定各路进攻的方向，成败听从天

意，只要我们协同作战，互通声气，互为救援，官兵绝奈何不了我们！”

接着李自成有条不紊地提出了具体的作战方针：是分兵作战，各挡一面，必要时互为驰援。

此计一出，13家首领个个称奇，心下叹服，纷纷向高迎祥笑道：

“你这贤甥还是个诸葛亮呢！”

“那是，上次闻说他从绝地车厢峡全师而退，我就知道高闯王这员闯将是位人中龙凤呵！”

高迎祥笑而不语，心里着实有些得意。

八大王张献忠与自成同岁，一向盛气凌人，这回也不得不向李自成竖起了大拇指，说：“怪不得这一阵人人都夸说高闯王麾下这李自成如何高明，百闻不如一见，你老哥还真有些道行！你行！我老张服了你啦！”

大家说笑一阵，便开始计议如何分兵。最后用拈阄的方式作出了决定：革里眼、左金王向南以挡四川、湖广的官军；横天王、混十万向西迎击陕西的官军；曹操、过天星分别屯兵于荥阳、汜水间，探中牟、邓尉之虚实；高闯王与张献忠则专门对付东方；老回回、九条龙作为游击，往来策应；因陕西的军官精锐，恐怕西军难以抵挡军官，增以射塌天、改世王作为后应，所攻占的城镇，获得的男女玉帛一律均分，分兵的重

点则在高迎祥与张献忠的东进一路。

大计既定，各路义军分头部署。高迎祥、张献忠迅速突进，破颍州后，直逼明朝朱姓皇帝的祖茔所在凤阳。在这之前，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担心起义军向南方进攻，请求加强凤阳先帝陵墓寝殿的防卫，未予采纳。在当地贫民的引导下，义军乘雾攻破凤阳，于正月十五日相继入城，全歼明朝驻军4000余人，留守署正朱国能等人战死。

进凤阳之后，李自成一面协助高迎祥休兵养马，补充粮草，一面下令把狱中的囚犯都给释放了。张献忠则纵火焚烧了凤阳文武官署，以及皇陵宫殿，连那陵前的巨松古柏上万株，也一齐燃着，烈焰腾腾，一直烧了5天5夜。张献忠还命人挖掘皇陵，搜求陪葬的宝物。

李自成得知张献忠的所作所为，很不以为然，对高迎祥说：“献忠贪图小利，看来不足以成大事啊！”迎祥也点头叹道：“他又是个最不肯听人劝、极任性的人！”

第四章 临危受命

崇祯帝朱由检一接到凤阳皇陵被毁的消息，立即悲从中来，痛哭流涕。并且赶紧更换白色衣服，跑到太庙里向列祖列宗哭诉自己的无能与不孝并发下恶誓，要与农民军势不两立。

崇祯帝擦干了眼泪，便咬牙切齿地发出了两道谕旨：一是捉拿失职的凤阳巡抚杨一鹏到京，从速处死——他逮不着张献忠，只好杀自己的臣子，出出心中的这口恶气；另一道谕旨派朱大典为凤阳巡抚，大力征集辽兵20000人，南下剿“贼”。

尽管朝廷不断发兵征剿，崇祯皇帝气急败坏，“贼”还是越剿越多，“贼”势也一日盛似一日。

单说闯将李自成。崇祯八年正月，他离开凤阳，6月与闯王高迎祥分兵，西走宁州，与活跃在秦西庆阳一带的过天星、蝎子块、乱世王等合兵。

6月11日，乱马川初战告捷，大败明军，生俘明前锋中军刘宏烈。

6月14日，于宁州襄乐镇再败明军，击毙明副总兵艾万年、柳国镇。

明五省总督洪承畴连战皆败，忧虑万分，把所有的赌注都押在曾在“剿贼”中屡建战功的悍将曹文诏

身上。6月28日，两军在真宁湫火镇交火，故意诱敌深入的义军前后合围，箭下如雨，一向自负于“明军有一曹，闯、献闻之心胆摇”的曹文诏被死死困住，突围不得，最终只好自刎而亡。

洪承畴的左膀右臂曹文诏、艾万年，他们的兵败身亡使明廷朝野震动，明军的士气也受到极大打击，“关外豫楚诸官军闻之，皆为之夺气。”束手无策的倒霉天子朱由检越发气急败坏，连连撤换那同样倒霉的地方督抚。

闯将李自成一连串漂亮仗，使得义军更加扬眉吐气，连明朝官吏也不得不承认：“时关中农民军，以自成为特劲。”

此后一年内，李自成拥兵三四万之众，重返故乡陕北，连战皆捷。

到了家乡米脂，他却围而不攻，只把知县边大绶叫到城上来，对他说：“这是我的故乡，你不要虐待我的父老乡亲！”而且，自成留了许多银两，让知县用来修缮文庙。家乡的亲朋故旧有不少人闻讯投军。李自成麾下兵精马壮，一时称雄。

然而此时，闯王高迎祥的战事却处于不利局面。

本来自澠池渡之后，13家农民军中，首推闯王高迎祥部为最强。在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十一月初时候，高闯王的大军抵达河南，列队宽达40里，

从首至尾络绎不绝，竟达百里之长，一路上人欢马嘶，烟尘漫天，气势惊人。以至于明将左良玉、祖宽的两支军队，只敢在山头遥遥相望，压根不敢向闯王挑战。

可是从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春天起，高迎祥连遭重大挫折。先是在滁州朱龙桥被打败，所部精锐马步兵8000人中，阵亡2000人；接下去又在登封、朱仙镇、杨家楼、七顶山连连败退，兵卒死伤惨重。高闯王的实力因此大受损害。秋季7月，闯王高迎祥独自率领经过休整的义军从汉中出发，进窥西安，与明朝陕西巡抚孙传庭大战于黑水峪。苦战4天4夜之后，因天雨缺粮，义军饥病交加，高迎祥自己又身染重病，于7月20日不幸被明军生擒，随即被押往北京，英勇不屈而被肢解就义。

高闯王不幸牺牲的噩耗，使各路义军将士的脸上，蒙上一层忧色。当然，对闯将李自成的刺激就更加强烈了。

连日来，正在渭水之滨黄鹿山中与明军相持的闯将营中几乎鸦雀无声。李自成闻讯后，一个人呆在营帐里，陷入忧愤哀思之中，开饭的时候，几个人轮番去叫，他也不肯出来。

这一天，军师顾君恩走进自成帐中，直言不讳地说：“闯王就义，全军哀恸。但你是一军之主，岂能一味陷于悲苦？如果不迅速出来主持大局，那就会误

了大事 ！”

李自成缓缓抬起头来，说：“我这些日子也不仅仅是想着舅舅死得惨，也在琢磨如何报此大仇 ！”

顾君恩说：“高闯王歿，他所部的将士群龙无首，要公推你继承闯王之位，现在都在外面等着呢 ！”

他也不再多话，向外招呼了一声，果然，十几员高闯王麾下旧将和李过、刘宗敏、过天星等大将一齐走进来，大家个个神色凝重，一齐向李自成抱拳道：

“大哥，你不当闯王，我们就成一盘散沙了 ！”

“闯将，我们就服你，当咱们的总掌盘子吧 ！”

李自成初时有些惊愕，过了一会儿，他向众人说道：“高闯王尸骨未寒，大仇未报，我不忍心袭他的王位 。”

经过顾君恩和众人再三劝说，李自成终于下了决心。

次日，李自成在中军大营召集全体将士，设坛告天，正式即闯王位。

当月，李自成率军进攻阶州、徽州。不久从陇州出发，进攻凤翔，大败明军，而渡过渭河。

崇祯十一年正月，闯塌天刘国能在随州向明五省总理熊文灿投降，其部随即星散。

3月，影响极大、人马最多的八大王之一张献忠在湖北谷城降明，他和明军讨价还价，一直没有达成

协议。于是，张献忠坐拥谷城，买田造房，“未离谷城一步，未散胁从一人”，虽不接受熊文灿的征调，却也同明军实行休战了。

11月，有“曹操”之号的罗汝才部，在湖北均县太和山降于明太监李继政。他学着张献忠的榜样，声称“不愿受官领粮，愿为山农，耕稼自贍”，从此，也和明军互不相扰了。

这样一来，明军得以集中精锐来对付这个不肯投降的心腹大患李自成。

李自成本已居汉中休整了数月，为了打开局面，重振义军声威，他决定冲出潼关重返河南。

一直在密切注视李自成动向的明三边总督洪承畴、陕西巡抚孙传庭，察觉了自成向潼关移动的迹象。

足智多谋的洪承畴对孙传庭说：

“这次闯贼既然是往潼关而来，必然会经过潼关原，你可令人马埋伏在那里。潼关易守不易攻，嘿嘿，闯贼这一回是插翅难逃了！”

孙传庭不敢怠慢，很快便按照洪承畴的布置埋下伏兵。

自成率义军进抵潼关原时，果然伏兵齐出，杀声震天。自成一时不备，因而无心恋战，急命众将士速往潼关方向退去，打算尽快冲出潼关。

义军且战且退，伏兵倒也并不追赶。过了50里，

义军正打算休息造饭时，这里的伏兵又唿哨冲出。义军大惊，又急速退走。如此再三，一直持续了几天，明军不断地骚扰着闯王李自成的大军。

义军将士们疲困已极，阵容开始懈乱。这时，洪承畴、孙传庭方命明军大举进攻。已经疲劳过度的起义军将士终于不敌，伤亡惨重。

李自成也与部下失去了联络，只有小将李双喜和张鼐一直紧随左右。他挥起大刀，在混战中驱马斩杀了几个敌人，也觉得体力渐渐不支，他向张鼐与双喜低低喝道：

“快，咱们向崤函山那边暂避！”

言毕，他拍马向前，双目怒瞪，猛吼一声，手起刀落，把拦在面前的一个明军士卒砍倒在马上，挥刀冲出战阵，如脱弦之箭直奔崤函山而去。张鼐、双喜和许多将士也杀开一条血路，随之而去。

明军发现了义军突围的企图，死死地缠住了他们。

闯王的坐骑乃是一匹千里马，四蹄生风，很快与其他人拉开了距离。但他发现其他人没能跟上来，又拨马回援，重新加入厮杀之中。

这一场大战直杀得潼关原上的秋草都被鲜血染红了。一直到夜幕降临，李自成等才终于血战突围，避入崤函山中。

月色下，秋风凄厉刮过山林，仿佛仍然夹带着一

股战场的血腥气。在一个避静的山谷里，浑身带血的李自成悲愤地将头抵在一株大树上，一动不动。其他人也都沉默着，似乎一时还不能接受惨败的结局。

过了半晌，自成才抬起头来。他望了望围成一小圈坐着的弟兄，定了定神，慢慢地走过去，从每个人面前走过，努力地辨认着他们：“刘宗敏、田见秀、李过、高一功、张勳、李双喜、顾君恩、张能、刘汝魁、张世杰、谷可成、李弥昌……”

“闯王！18个人！我们只冲出来18个啊！”刘宗敏悲愤地哭了起来。

李双喜也哭着对自成说：“爸，娘和妹妹也不知在哪里？”

提到夫人高桂英和心爱的女儿，自成心中又是一阵绞痛。但是，他仍然倔犟地喝住了李双喜：

“别哭！这点失败算什么，我们还要打起‘闯’字大旗的！”

为了重振旗鼓，李自成领着众人昼伏夜行，从崑函山由北向南，经商洛而到汉南。路过谷城时，李自成特地去会见张献忠。

谷城位于湖北省西北部的汉江中游的西岸。张献忠降明以后，一直据守谷城，屯田养兵。

一路上李自成遇到了一些失散的部下，到谷城时已有几十人相随了。他们这一行人虽衣衫不整、满面

风尘，却个个神情剽悍，虎步生风；就连牵着的那十几匹马也都不是凡种，长嘶中自有一股慷慨悲歌的气概。

谷城人一见，都觉得这群人来头不小，围了不少闲人追着他们看热闹。有在献忠军中年头较长、见过李自成的便嚷了起来：

“嗨，那不是李闯王嘛！”

这一下，围着的人就更多了，人群几乎是簇拥着他们来到了张献忠的府第。

早有人赶在他们前面报告了张献忠，一听说李自成来了，张献忠急忙迎出门外。一见自成他们，张献忠便开怀笑了起来：

“哈哈，李哥，我还寻思着派人找你哪，你倒自己找上门儿来了！”让过李自成，他又眯着眼向众人打量，笑道：“嚯，宗敏、见秀、小双喜——好，你们都还活着，活着就好哇！”

自成跟着献忠含笑走进富丽堂皇的前厅。献忠挥挥手把一班正吹吹打打的女兵赶出去，让自成在一把铺着棉褥的红木太师椅上坐下，笑哈哈地说：“这会儿我知道你老哥心烦。等以后我再找几个会唱会跳的美人儿，好好让你乐一乐，解解闷儿！”

李自成皱了皱眉头，说：

“献忠，你当上太平财主啦！”

张献忠转转眼珠，似有所悟，说：

“得得，我知道了！你李哥不好这一套。咱现在有的是钱，以前财主享的福，咱们干嘛不能享？造反为个甚？还不是图个快活日子？”

一见自成直摇头，张献忠赶紧摆手，道：“咱们哥儿俩不是一路人！罢了，你也别给我摆大道理。嘿！就冲这，我还是和曹操（指罗汝才）对脾气，虽说那家伙鬼心眼太多！”

当晚，张献忠摆开盛宴款待李自成一行人。

喝到酒酣耳热之际，张献忠笑着拍拍李自成的背，说：“李哥，别走了，留下来跟着我一起干，成不成？咱们哥儿俩占山为王，他妈的谁能比得了！荣华富贵只要有我的，也准有你的！”

李自成一听这话，仰面大笑起来，说：

“当然不成！你不是也明白你我不是一路人吗？”

张献忠使劲抹了一把自己的浓髯，叹了口气，说：“我知道你李哥不是久居人下之人！”

李自成笑笑，说：“献忠，你已经投降了明朝，我可是要和朱家天子誓不两立的！”

献忠狡黠地冲自成眨眨眼，说：“既然我已经是崇祯的忠臣了，你李哥还敢来拜访我老张？你不怕我绑了你见官军去？”

说完，和李自成两个人心领神会地哈哈大笑起来。

两人碰碰杯，把杯中酒一饮而尽。

李自成当然早就清楚，张献忠虽然贪恋酒色荣华，但毕竟性格粗豪爽朗，不甘心受制于人，所以绝不会真心降明。他不过是暂且休养生息罢了。虽然如此，李自成心中也不赞成这种权宜之计，但碍于面子，他并没有说破这一层。

张献忠忽然压低了嗓门儿，凑到李自成耳边说：“李哥，你别以为俺老张是粗人，我早就看出来，你这家伙胸有大志！哼，朱明天下是迟早要完，别看现在群雄纷起，将来能坐上皇帝宝座的，嘿嘿，恐怕也就是你我弟兄二人啦！”

李自成听了这话，心头不由一震：当皇帝？他还真没细细想过，总觉得那还太遥远。他低头看看自己褴褛的衣裳，自我解嘲道：

“你瞧我这狼狈样儿，哪有个帝王气象？”

“这还不容易！”张献忠说完，命人取来几十套新衣，交给自成他们。李自成只一抱拳，并不称谢。

在谷城盘桓了几天后，自成等人带着张献忠资助的一些马匹银两，重新精神抖擞地踏上了征程。

离开谷城，李双喜和张勳两员小将还在马上议论着。张勳说：“八大王可真会享福。咱们闯王可任什么时候都是一身粗布衣裳，哪儿住过什么好房子？”

李双喜点点头，说：“是呵，他愿意什么都和大

家一样，同甘共苦嘛！”

“我喜欢咱们闯王这个样儿，”张鼐说：“就冲这，咱闯王也准能东山再起，因为穷苦百姓和咱们弟兄一样，也喜欢他这个样儿！”

一天晚上，高一功来到闯王营帐看到李自成在灯下读书，便说：“自成，咱们是草莽英雄，何必学这些文绉绉的玩艺儿。”他坐下来，叹了口气又说：“何况，咱们如今正走背字儿，你还有心思念书？”

李自成放下书，笑了一笑，说：“草莽英雄就不用读书了？你别叹气，别看咱们现在困在这儿，总有一天还会东山再起。”他意味深长地看着高一功，顿了一顿，又补充了一句：

“也许我们会让天下换个姓儿呢！”

高一功浑不在意地笑起来：“自成啊，真有你的。咱们惨成这模样，你还是惦着取天下哩！”

李自成不以为然地拍拍手中正看着的那册《史记》说：“昔日沛公百战百败，最后还得了天下，成了汉高祖，你知道吗？”

高一功听了这话，望着愈挫愈奋的李自成，没有说话，心中却对他越发敬佩起来。

而在官军这边，由于闯王一支人马已完全销声匿迹，久而久之，他们甚至以为，李自成经过潼关惨败，再也不可能恢复元气了。洪承畴改任蓟辽总督，孙传

庭改任保定总督。孙传庭托病推辞，被逮捕入狱。这两个人离去，李自成稍稍得以安定。总理熊文灿正主张招抚，有探子报告说自成死了，他就更加松懈了。

崇祯十二年五月初八，张献忠突然发难了，杀了明谷城知县阮之钿、湖广巡抚林鸣球之后，于五月初九反出谷城，大军驻扎于房县山中。

5月25日罗汝才起兵响应，与献忠合兵攻占了房县。张、罗大军设埋伏将前来攻剿的明军杀得大败，明军战死者达上万人。

李自成在汉中一闻此言，心中大喜，立即率众星夜赶去与张献忠会合。

从此，一度低落的起义大潮又开始了波澜壮阔的新篇章。

招降张献忠、罗汝才的明五省总理熊文灿不仅被罢了官，崇祯皇帝还下诏把他逮押入京，第二年就被砍了头。

李自成再次会了张献忠，却发现罗汝才又有与明军勾连的迹象。自成一怒之下，率了自己的千余人马沿川、楚边境南下，到达巴东。因羽毛未丰，为避明军锋芒，便进入了鱼腹山区。

然而鱼腹山却是个极险的所在，山峰耸峙，巉岩峭壁，唯有崎岖狭窄的小路可通，根本无法用兵。尾随而至的明军一见李自成闯入“鱼腹”，不禁大喜，

立即把守各处隘口，立意不让自成脱围而逃。

李自成又一次因为地形不熟，吃了大亏。将士们在这“鱼腹”内空耗粮草，又四面受敌，眼前似乎没有任何死里逃生的迹象，不由一个个都长吁短叹起来。

这一天，明帅杨嗣昌派了刚投降明军的原义军首领王光恩来说降李自成。王光恩爬了大半天路，好不容易找到了自成的营地。虽然才是初春的光景，他已是大汗淋漓了。

一见自成，他便又是皱眉头，又是连连叹气，做出一副极为自成担心的模样，说：

“唉，我知道你最恨投降官军，我也是兵败如山倒，实在没有办法！闯王啊，大丈夫要能屈能伸。谁不说你是一世枭雄，就连杨督师也说你是难得人才。可别为一时的霉运，就断送了大好前程！”

李自成本来一见到这家伙就窝了一肚子气，见他还腆着脸真的替杨嗣昌劝他投降，就从鼻子里“哼”了一声，冷冷地说：

“你的胆子真还不小啊！竟敢来劝我李自成投降，瞎了你的狗眼！我留你一条命，滚回去告诉杨嗣昌，我就是死了，我的魂都不会降！让他少做他的梦吧！”

话音刚落，旁边早就按捺不住的李过冲过来，“啪啪”赏了王光恩两个响亮的耳光，吼道：“快滚！”

听到王光恩含羞忍辱地转述李自成的话，杨嗣昌沉吟了半晌，点头叹道：“论到有骨气，真是没有一个强过这李自成的！”

再说李自成在严峻的形势之中，犹如被困在笼中的猛虎，心中也是一阵阵的难受。一日，他独自走出营帐，听到一阵阵战马悲嘶。他循声望去，只见一群战士正在含着泪杀马。他转过头，不愿再看，明知道这是因为粮食吃光了，大家不得不杀马充饥。几天前，杀的还是一些老弱战马，今天这一匹却分明是匹好马啊！马杀光了又该怎么办呢？

他寻了一条幽僻的小路往山上慢慢走着，脑海里一幕幕闪过自己从当放羊娃、做驿卒受人欺辱，到不得已揭竿而起，先投不沾泥，又奔舅舅高闯王麾下南征北战的情景。

“潼关血战，只逃出十八骑；今天，能让众位弟兄的命再葬送在鱼腹山中吗？”李自成举目四望，群山巍峨，重重叠叠仿佛把山外的世界恶狠狠地远远推开，从层峦叠嶂中透出的一方青天，也恍恍惚惚，像一个可望不可即的梦。

“为了众位弟兄，唉！也罢！”李自成深深叹了一口气，猛地抽出自己随身的佩刀，急速向自己颈上抹去！

“爸！”随着一声痛心的喊叫，只见李双喜一头

从后面撞来，李自成猝不及防，踉跄了一下。李双喜趁机抱住了自成的胳膊，刀锋垂了下来。

“爸！”双喜泪如雨下，除了这一个字什么也说不出。

李自成闭了闭眼睛，抚摩着双喜的头顶说：“我是想，我拼着这颗头颅不要了，杨嗣昌见我死了，不会再难为你们。我不愿你们陪我一起死啊！”

说着，李自成的颊上也滚下了两滴英雄泪。

空谷传音，双喜那两声异常的叫喊声早惊动了众将士，很快刘宗敏、李过、田见秀等人都匆匆赶了过来。大家一看他父子二人这模样，也立即明白了事情究竟，纷纷责备起闯王来。

刘宗敏第一个大声道：“自成，我从打铁的时候，和你就是比亲兄弟还亲的朋友。还说得上连累不连累吗？要生一起生，要死一起死！莫非你不怕死，我们就怕死吗？”

平时不多说话的田见秀却背对着自成，问大家：“弟兄们，我们是跟着闯王打天下的，我们是不是生生死死都跟定了他？”

“是！”大家齐声吼了起来，震得山谷嗡嗡直响。

李自成感动极了，他扶住双喜的肩头，说：“好，弟兄们，咱们有这股气势，就跟他官军拼个鱼死网破吧！”

此刻，义军将士个个抱着赴死的信念，同仇敌忾，破釜沉舟，他们把自己的营帐、辎重一把火烧了，火势冲天，也燎着了山谷里的林木。正是春天，林木湿气重，一时间烟雾满天，遮天蔽日。李自成将人马分成几股，定了个声东击西的策略，大家轻装简从，藉着浓烟的掩护，分头向外突围。

俗话说：“置之死地而后生”。“一夫拼命，万夫莫挡”。官军看见谷中起火，还以为是为义军见大势已去，都自寻死路了。并未提防此刻义军突围。

义军将士个个奋勇当先，以一当十，居然冲出了大半。李自成又一次绝处逢生！

第五章 进军河南

崇祯十一年到十三年间，是李自成自从揭竿而起之后，他最困苦不堪的一段岁月，尽管潼关、鱼腹山两次都死里逃生，但也元气大伤。今后闯王的义军应该向何处发展？

经过深思熟虑，李自成率领余部奔往河南。

河南，明朝的藩王分封最多。除了周、赵、伊、徽、郑、唐、崇、潞八王外，还有封于洛阳的明神宗的爱子福王朱常洵。这些藩王占有大量庄田，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除了藩王外，作为官僚地主的缙绅之家，也广占良田，多的达到千余顷，少的也不下五六百顷。底层贫民尽管田地越来越少，但官府的赋税、兵饷、徭役等却仍然要从他们身上搜刮。

本来已经困苦不堪的河南百姓，偏偏遇到了300年未有之奇荒异灾。崇祯八年河南大旱；崇祯九年，旱灾和蝗灾并作；崇祯十年、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大面积的旱、蝗灾害愈演愈烈，不独是庄稼尽丧蝗虫之口，连草木树根都全部吃尽，真是千里赤地，一片惨厉景象。百姓们衣食无着，在死亡的边缘挣扎着。

果然，闯王的旗帜在河南的城乡一出现，已濒临

死亡、走投无路的饥民便争先恐后地前来参加义军。闯王所到之处，立即放粮赈灾，惩治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赢得河南百姓的拥戴，很快便连破宜阳、永宁、新安、偃师、宝丰等城池。

原来在河南游动的一些本地农民起义军，早就风闻闯王的大名，一见闯王，也纷纷前来投降。

一时间，闯王声威大振，麾下人也从入豫时的千把人，骤然增加到数万乃至十几万。

与此同时，张献忠和罗汝才联军仍在四川一带与明军迂回作战。他们聪明地牵着明军的鼻子走，拖得敌人精疲力尽，自己的队伍却不断壮大。当时义军中有歌谣道：“前有邵巡抚，当来团转舞，后有廖参军，不战随我行，好个杨阁部，离我三天路。”讽刺明军的无能。

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的一天，李自成闻报说，河南杞县李公子李信求见，大喜过望，起身亲自到门口迎接。

原来这李公子李信是举人，是卷入叛逆案的尚书李精白的儿子，在河南很有些名气。他家境豪富，却有仁义之心，看到饥民的惨状，他毅然捐出200余石粮食赈灾。饥民感激地说“李公子救活了我。”之余，饥民也拥到其他富户门前，要求他们像李公子那样，放粮救人。那些富户却任凭饥民哀恳，紧闭门户，

一毛不拔。饥民愤怒之下，砸门而入，抢出不少粟，大声疾呼：“我们没米也终是个死，不如先一起抢了富户再说吧！”

杞县令听说后，不分青红皂白，认为事端由李信而起，正巧绳技女艺人红娘子造反，掳走了李信强行嫁给了他，于是定了他一个“图谋不轨，私散家财，收买人心，挑动叛乱”的罪名，竟把李拘捕下狱。红娘子来救人，饥民纷纷响应，遂群起杀官劫狱救李信出狱。

李信对众人说：“你们把我救出来，当然是一番厚意，但是犯了朝廷的律条，罪在不赦。我听说闯王的义军颇有仁义之名，咱们不如去投李闯王，不但可以免去这一场滔天大祸，日后跟他打下天下来，诸位都有富贵！”

饥民们无不听从。李信便与弟弟李牟一齐率众来投闯王，杞县人几乎倾城相从。

闯王李自成早就耳闻李种种故事，又知道他是个举人，满腹文才武略，见他来了，自然是喜不胜收。

两人刚一坐定，仍是一副书生打扮的李信就向李自成拱手说：

“我早就听说闯王宏图大志，今天真是相见恨晚。”

李自成“呵呵”笑着摆摆手，说：“嗨，我这个人是个老粗，不敢说有什么大本事。你李公子不远千

里，来壮我军的声势，我真是高兴！虽说到了河南之后，义军人马极盛，但是，还缺像李公子这样文武全才、满腹经纶的人啊！”

李信文绉绉地说：“闯王施恩于河南饥民，百姓莫不欢欣鼓舞，望风而投。在下也是其中一员罢了。我一向敬慕闯王为人，所以率乡人数千来投，从此甘愿为闯王前驱！”

李自成也诚恳地说：“我久闻李公子的大名了，我们一定可以同心协力，共图义举。你干脆更名李岩，像岩石般坚强图义举。”

接着李岩向闯王提了许多重要的建议。比如，他劝闯王务以仁义之心待百姓，大军所到之处，严禁滥杀无辜，凡能开门投降的，一律秋毫无犯。即使是明朝官吏，如果为政清廉，就依旧让他留任；横行不法的，就立即斩首。百姓久受天灾酷吏之害。义军要着手进行平均田地的工作，对灾区可以三年免征钱粮。这样，不独百姓会尽来归顺，就是明朝统治阶层的人也会发生分化。此外，李岩还认为，闯王军队一向纪律严明，较其他义军明显高出一筹，但宣传工作做得不够好，应该尽量扩大闯王的声威。

李自成入神地听着李岩侃侃而谈。“均田免粮”的建议几乎与他心中原有的想法不谋而合，重视宣传等见解也使他佩服不已。

最后，李自成忘情地抓住李岩的手，用力摇了摇说：

“有了你，我李自成才如虎添翼啊！就照你说的办！”

没过几天，河南的一些城乡里，孩子们玩耍的时候，都拍手唱起新的童谣来：

吃他娘，穿他娘，
开了大门迎闯王。
闯王来时不纳粮。
朝求升，暮求合，
近来贫汉难求活。
早早开门拜闯王，
管教大小都欢悦！

李岩还派人扮作商人，散入各地，四处传言，宣传闯王是仁义之师，不杀人不抢掠。一时间，闯王的名声果然在百姓中广为传颂。还被明军控制的地方的百姓，也都知道闯王是要“均田免粮”的，都盼闯王快些来。

后来，还有不少读书人因为对明朝黑暗统治的失望，又慕闯王的人品威望，纷纷来投。

牛金星本是卢氏举人，狡黠多智，颇有些才略，

受李岩推荐，后来深为闯王所信任。牛金星又荐了卜士宋献策。这宋献策身材极矮，右腿有些跛，走路都得扶着拐杖，军中都叫他“宋孩儿”。但他虽然其貌不扬，却颇通奇门遁甲之学。

宋献策见闯王时，奉上的晋见礼是一个图讖：“十八孩儿坐天下”，这“十八孩儿”即是“十八子”，合起来是个“李”字，预言闯王会当皇帝。闯王听了十分高兴，很快就将宋献策拜为军师。

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的正月十八日，闯营将士们摩拳擦掌，开始炮轰河南府洛阳城垣。

洛阳府是崇祯皇帝朱由检的叔父福王朱常洵的封地。福王朱常洵当年深得其父神宗皇帝的宠爱，受封为王时，明神宗赐给他庄田达二万顷之多，至于金银珠宝和其他财物更是不计其数。福王离开京都时，财物由京至洛，来往舟车络绎不绝，搬运了五六个月才完，是明室各位藩王中最富有的，民间甚至还有“洛阳富于大内”的说法。福王唆使爪牙到处搜刮，罪恶累累，为百姓所切齿痛恨。闯王选择洛阳作为夺取大城市的开端，一来破了福王府，以平民愤；二来可借助福王府的丰厚财产以补充军饷。

闯王大军压境时，昏聩的福王还在王宫里花天酒地，毫不在意。洛阳的一班文武官员风闻闯王操兵练将，即将攻城时，就曾天天入见福王，请求他散金功

军，准备守城。可是福王吝啬成性，一毛不拔。得不到兵饷的明军士兵心无斗志，也只是草草应付。

正月十九日，闯王李自成待全军合围之后，又派人暗通王绍禹率部为内应。后集中精锐急攻洛阳城防较弱的西北角。又派人在城下喊话，鼓励守城将士起义。夜幕刚刚降临，城上果然发生兵变，明朝守军为索饷绑缚王胤昌，打开北面城门迎接起义军入城。闯营将士欢呼着涌入洛阳城。

福王从梦中惊醒，方知城池已破，吓得失魂落魄。他沉于安乐，生得其胖无比，脑满肠肥，想逃都逃不快。他一边跑一边命随从给他换上平民的服装。哪里去找这么肥的衣裳呢？随从好不容易找来一套，他手足乱挣，费了吃奶的劲儿才套上，可是前襟无论如何也盖不住他的大肚子。他逃到迎恩寺中，便一步也走不动了。天亮以后，早有百姓把福王的下落告诉了义军，福王被生擒了。

当日，兴高采烈的义军将士在福王府大摆酒宴。李自成首先命牛金星挥笔为文，在殿前向众人历数福王的累累罪恶。那蠢胖的福王手足均被绳索缚住，伏在地上涕泪交流，浑身颤抖，一声也言语不得。

自成等牛金星念完，朗声说道：

“像朱常洵这种王侯贵人，专以剥夺民财而享富贵，视百姓的生死于不顾。所以，我杀他以谢天下！”

言毕，命人将福王推出斩首。

许多义军战士挤出去看热闹。一些切齿痛恨福王鱼肉乡里的河南籍战士，舀了福王的血和在酒里，就着鹿肉酣饮起来，并且欢呼道：“吃‘福禄酒’！”

这话被刘宗敏听见了，他向自成哈哈笑道：“咱们这个酒宴，也可以叫作‘福禄宴’了！”

众人都哗然叫起好来。

宴毕，闯王下令劳军安民。命李岩打开王府粮仓，取出王府和富户的存粮万石，赈济饥民。附近的饥民奔走相告，往投义军的日以万计。

闯王又重申军纪，严禁烧杀抢掠，违者立斩不赦。他庄重宣示全军：“杀一人如杀我父，淫一人如淫我母！”军军为之肃然。

过去，义军攻城略地，总是杀富济贫之后便弃城而走，流动性很强，从不设根据地，因而被明朝廷贬称为“流贼”。但这一回在洛阳驻扎了十余日之后，闯王整兵离去，欲取开封以便与洛阳连成一片，并以此作为义军的后方根据地，再取京都乃至天下。便留下一些义军负责守城，这也是破题儿第一遭的举措。

1641年2月，闯王是在攻占洛阳之后，探得明总兵陈永福等率军来援洛阳，便打算乘开封城防空虚，一鼓击破。他自率精骑3000人，步卒3000人，急行军三天三夜，于2月12日直抵开封城

下，并列战车数百辆，作第一次围攻。

陈永福2月初收回洛阳，一听闯王要急攻开封，随即又昼夜兼程地往回赶，经过两个昼夜，终于在2月16日夜及时回到开封。

开封是周王朱恭枵的封地，当年明太祖的第四子周定王朱棣受封于此。这周王朱恭枵眼见福王一毛不拔，死于非命，便学乖了，拿出府中大批银两来犒赏守军。加之开封是北宋都城，坚固异常，一时难以攻下。

2月17日，李自成只带了几十名将士，亲自策马来到开封护城河外，观察敌情。没想到城上明总兵陈永福之子陈德恰巧巡城至此，远远看到几十骑义军团团簇拥着一个头戴毡帽的义军首领在河边指指点点，那人很像闯王李自成的模样。陈德箭法不错，便悄悄张弓搭箭，将箭头瞄准了闯王。“嗖”的一声，射个正着，“哎呀！”闯王痛得大叫一声，翻身落马。左右义军大惊失色，迅速将他救回营去。幸而，那支箭只射在左目之下，没伤着眼睛。但伤口却有2寸来深，伤得也不轻。

闯王既负了伤，又听说明朝大批援军将到，便于2月18日断然撤围，转向湖广一带去了。

崇祯十四年12月24日，闯王义军再次围攻开封城。

因为罗汝才与张献忠意见不合，罗汝才转而将所部义兵投奔闯王，闯王实力由此大增。闯王于是以重兵50万，屯驻在开封城北门外，连营20里，声势极为壮观。

当天午后，义军进逼城下，很快就攻占了北关的月城，离开封城只有数丈之遥。他们架起了炮铳，对着城楼弹头雨点般地射上去，城墙壁上被打得筛子般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弹眼。

同时，闯王调集了马步精兵数万之众，随着炮声，一拥而出攀城而上。但巡抚高名衡、总兵陈永福指挥守军也以炮火对射，拼死抵抗，毕竟居高临下，使义军伤亡很大。

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的正月，闯王又想出一条计策，以穴城法攻城。这开封城墙极厚，最厚处达十丈，一般的也在八九丈左右，异常坚固。于是，李自成命义军每人每天必须凿取一块城墙砖回来。义军人多，一人一砖，千百人同心合力，很快城墙上便出现了一个大洞。起先只能容纳一人，后来渐渐扩大，可以有百十个人容身了。每隔三五步，留一根土桩，系上粗绳。洞挖完后，成千上万人拉着绳子一叫喊，土桩折断，城墙也就崩塌了。这样，义军日夜不停地挖掘着，准备穿城而入。巡抚高名衡，在城上听见下面有声响，令明军赶紧在城上往下凿了一些通道，直

通洞穴，灌进煮开了的毒水秽物，迫使义军不得不从城洞里退出。

穴城法失败后，机智的闯王再使“地雷战”。他命义军先在开封城东北角的城墙上又挖了一个巨大的洞穴，宽约一丈有余，长达十余丈，每天都有布袋往里运送火药。待堆积了数十石火药后，引出两条又粗又长的火药线备用。

正月十三清晨，李自成命令精锐数万人，埋伏于城濠之外，整装待发，只等地雷爆炸轰开城墙后冲将进城。终于，药线点燃了，义军将士都捂住耳朵紧张地期待着……

“轰——”

一声天崩地裂的巨响，卷起了漫天黑雾，顿时，天空一片昏暗，如同黑夜。明军阵脚大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等到烟雾散去，李自成急切地派兵去查，方知功亏一篑，厚达十丈的开封城墙被炸得只剩下数尺，但毕竟未穿。更不幸的是，准备攻城的伏兵距城墙太近，许多人被爆炸处飞起的城墙砖石击伤了。

这一挫折使义军的士气受到影响，加之明将左良玉的援军又驰来解围，闯王遂引兵于正月十五日撤围南走。

五月初二，在外围连战连捷的李、罗联军第三次

兵临开封城下，兵力数倍于前，号称百万。这一次，李自成安营于城西大堤外，旗帜招展，连绵不绝。但义军只围而不攻，在城四周筑起了长长的土围子，要将守军困死城中。

明总兵高名衡乘义军安营未定时，突然出城袭击，义军马步军齐发，从容应战，只一刻功夫，便全歼出城送死的三营明军。从此明军退守城内，再也不敢出来冒险了。

义军一面围城，一面派兵将开封附近的郑州、上蔡、荥阳等地一一攻下，更使开封成为重重包围之中的一座孤城。

崇祯帝闻报开封告急，下令起用孙传庭为总督，释放了前任尚书侯恂，命令他督率军队，征调左良玉援救开封。山东总兵刘泽清也奉诏救援40万明军集结朱仙镇，连营40里，虚张声势，打算迫使农民军撤围。

义军却毫无惧色。5月16日，李、罗联军全师离开开封，迎战来援的明军。战前，闯王先遣人截断了明军水道，使之处于困境，不敢久战；又在通往各处的要道迅速地挖开许多长沟，宽和深都达二丈，环绕百里之长，以断明军退路。一切准备停当，义军在自筑的土山上设置了炮台，大炮凭高开火，轰死明军无数。明军全无斗志，只相持了数日便无法支撑了。

5月23日子夜时分，明军相继撤兵。由于怯战，撤退却渐渐变成了奔逃溃退，一派混战。闯王则率百万之众倾营追击，万马奔腾，其势如海上怒涛巨浪席卷而来。

溃逃的明军遇到义军事先挖好的深沟，前面的军队正纷纷下马，要攀爬过沟，后面的退兵又哄然而至，散乱拥挤以至毫无队形可言。无数明军滚落沟中，后来的干脆踏着前面的身子连滚带爬地继续逃。义军追击400里远，一共缴获战马7000余匹，数万明军不战而降。至于那些明军将领，简直狼狈极了，有的亲兵爱将死伤净尽，仅得只身逃逸；有的把剑、印、敕书全丢光了，只保得一条性命。

朱仙镇大捷，李、罗联军扬眉吐气。本来明军悍将左良玉所率的号称30万的精兵，还使义军有些忌惮，这次一交战却几乎使他们全军覆没。从这一战后，左军将士一提起闯王义军，无不心有余悸，再不敢与之较量了。

扫清明军外援后，闯王回师开封，继续围城。

义军用箭向城内射了一封闯王的招降书，大意是：奉天倡义营文武大将军李(自成)示：你们的援军已经被本营杀得逃奔四散了。黄河现在也被本营发兵把守，你们其他的外援俱已断绝。你们赶紧献城投降吧，如果投降，原来的文武官员照旧录用，不要再执

迷不悟了！

然而，守城的明军将领非但执迷不悟，还想出了一条毒计，结果害苦了开封百姓。

因为义军把个开封城围得铁桶似的严密，断绝了开封的所有粮食来源，到了9月，开封守军弹尽粮绝，军心动摇。城守官员眼看开封快要守不住了，一旦城破，崇祯帝怪责下来，不是充军就是杀头。于是，他们打起了黄河的主意，要借黄河之水冲没正驻扎在黄河决口处的闯营将士。总兵高名衡派人潜出城去，约正在黄河北岸观望的来援官军掘开了黄河大堤。

明值秋雨滂沱，连下了十来天，河水暴涨，果然于9月15日从朱家寨黄河河堤掘开的河口溃决而出。一时洪涛汹涌，翻波叠浪，脱了羁绊的黄河怒潮咆哮着直扑开封城下。

驻在城西南部的义军急忙移师高处的山城，但驻于城东北的移营不及，被淹死的有万人之多。

到了第二天，决口处越来越大，河水汹涌澎湃，声如雷吼。顷刻间，开封城的北门便率先为波涛巨浪所吞噬。一眨眼的功夫，开封就变成了一座水城。这一天的深夜，开封积水深达数丈，抬眼望去，一片汪洋。洪水横贯全城，向东南涌去。没有被淹的只有钟楼、鼓楼和周王府的紫禁城。建得较高的少许房屋也仅仅露出个屋脊。

周王朱恭枵带领内眷和文武官员五六百人，仓皇向王府城上走避。北岸的明军划船过来，将周王、守城官员救了出去，但对普通百姓却弃之不管了。可怜百姓逃无可逃，大半被洪流席卷而去，满城如一汪死湖，漂浮着许多尸体、木板和各种腐臭垃圾。在惨重的伤亡损失面前，幸存的百姓连眼泪都没有了，剩下的只有绝望。

开封，数百年的繁盛之地，遭了这一场浩劫，骤然变作了鬼城。当时开封共有百万户人家，经这番巨变，生存下来的只有20000人，还不到1%。

对这场人为的千古浩劫，国人闻之无不切齿痛恨明军的不择手段。但全无心肝的崇祯帝却大为称赏，凡逃出去的官员都升了官，得了赏赐。

闯王李自成在城外遥见开封的惨象，十分黯然。围城已经失去了意义，便率军撤围一路向西，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连续占领河南一带40余个州县。

河南，差不多已成为义军的天下了。这时举国为之震撼。

第六章 奉天倡义

闯王用兵如神，他从不拘泥于古代的兵书和古代的战法，常能出奇制胜，创造出前人不曾用过的战术，一举歼敌。

另外，更重要的是，闯王的义军大得人心，与恶如虎狼的明军形成鲜明对比。明军素无军纪可言，每次行军经过城邑，便肆意掳掠百姓钱财，叫作“打粮”。官兵走后，城为之一空。而地方官为了提供军需，往往也对百姓催逼勒索，急如星火，百姓恨之入骨。更让人切齿的是，明军败后，有时还会擅杀无辜百姓，充为战胜的成果，冒领军功。百姓们久受其苦，一听说官军来了，人人避之唯恐不及。

闯王军队却反其道而行之。每到一处，秋毫无犯，安定民心。建立了中原根据地之后，义军便召回流亡的百姓，不仅开仓赈灾，还发给种籽、田地，并开垦了不少荒地。又撤销了各种关卡，以利于商贩往来流通。甚至还从河北、江南等没有受灾的地区，买来耕牛、农具，发给灾民，教他们恢复生产，安居乐业。对那些民愤极大的贪官污吏则严惩不贷。

对这样的仁义之师，久陷天灾人祸之中的百姓当然欢迎，青壮年更踊跃加入义军。闯王所到之处，人

们争着给义军送来骡马及粮草。河南到处传唱着：“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

还有个有些眼光的大臣，名叫马世奇，一次他对崇祯帝奏道：

“今闯、献(指李自成、张献忠)并负滔天之逆，而治献易，治闯难。盖献，人之所畏；闯，人之所附。非除闯也，苦兵也。一苦于杨嗣昌之兵，而人不得守其田园。再苦于宋一鹤之兵，而人不得有其家室。三苦于左良玉之兵，而人之居者、行者，俱不能安保其身命矣。贼知人心之所苦，特借‘剿兵安民’为辞。一时愚民被欺，望风投降。而贼又为散财赈贫，发粟赈饥，以结其志。遂至视贼如归，人忘忠义。其实贼何能破各州县？各州县自甘心从贼耳。故目前胜着，须从收拾人心始。收拾人心，须从督抚镇将约束各部将，令兵不虐民，民不苦兵始。”

就在马世奇喋喋不休时，闯王大军又在浩浩荡荡地向湖北古城襄阳挺进了。襄阳为南北交通的枢纽所在，自魏晋以来一直是军事重镇。得了襄阳，便足以控制江汉平原。明军自然也深知其中利害，一见义军出河南，奔楚地，情知不好，立即调兵遣将准备应付。

要攻襄阳，必须先攻取与襄阳一水之隔的樊城。镇守樊城的却是那曾在朱仙镇惨败于闯王之手的明将

左良玉。他倒也吃一堑长一智，听说闯王移师来攻，遂忙不迭地命令下属打造船只，准备打不赢就从水路逃跑。樊城百姓早就痛恨左军的抢掠凌辱，积怨已深。左军刚把逃命船造好，百姓就乘夜放了一把火给烧了。左良玉恼羞成怒，下令抢劫所有商人的船只，把军用物资和军官的眷属先行载入，沿汉水停泊，随时待发。

闯王义军长驱而来时，左良玉早已飞逃至汉水南岸。义军进入樊城，架上大炮隔着汉水轰击左军水寨，左军也开炮回击。为了防止义军渡河，左良玉事先命人在襄、樊之间布置了地雷，埋伏了机弩。然而樊城百姓主动来充当义军向导，领着他们绕过布雷区，直抵樊城以西70里的白马滩。百姓们还纷纷献出门板，供义军搭浮桥渡河。

一渡过汉水，义军毫不费力地便击垮了左良玉的防线，左良玉尽弃水寨，奔逃而去。

等闯王大军来到襄阳城下时，襄阳的百姓早已打开城门，夹道而迎。闯王李自成偕刘宗敏、田见秀、李过、牛金星、宋献策、李岩等一班文武，策马援辔，自城门驰入。

当李自成在马上看到襄阳的百姓欢天喜地地宰牛备酒款待义军的情形，不由心潮起伏。这时，一个顽皮的小男孩冲着闯王稚声稚气地唱起来：“金江山，银江山，闯王来了不纳捐！”闯王一行人听了，都开

怀大笑起来。

义军一边走一边向百姓们散发传单，襄阳百姓都笑着争抢起来。有的没抢到的就嚷嚷起来：“念念，念出来让我们听听！”

于是有人就大声地读了起来：

“这一张写着‘三年不征，一民不杀！’”

“这一张写着‘剿兵安民’！”

人们欢呼起来。

“哎，这一张是闯王的檄文，太文绉绉了，谁给咱们说说？”

一位上了年纪的教书先生被人们推到前面来，他把那张传单先看了一遍，不由心情激动，拿纸的手也打起颤来，激动地说：

“闯王说了，明朝昏君不仁，宠信宦官，重视科第，贪税重敛，严刑峻法，不能救人民于水火之中，还纵容军队，掳掠民财，奸人妻女，吸骨敲髓，无所不至。”

教书先生说着说着，眼泪都流了出来。清了清嗓子，他又接着说：

“闯王还说，他本是十世务农的良善百姓，今率仁义之师，拯救生灵涂炭。希望大家不要惊惶，安居乐业。如果义军将士中有敢擅杀良民的，全队都要斩首。百姓中有功于义军的，立即加以重用。另外，还

让咱们百姓别穿当兵的衣服，免得义军打仗时分不清楚，误杀了好人！”

教书先生说完，已是老泪纵横。他被挤在欢声如潮的人群中，一个劲地念叨着：

“真是仁义之师啊！明朝焉得不亡，焉得不亡！”

就在闯王李自成第二次围攻开封之际，朝中有人向崇祯上了一本密奏，说一定是李自成的祖基占了王风，风水太好了，所以他的声势才一天大似一天，如果能想办法掘了李闯王的祖坟，他必定不战自败。

为了争夺天命，崇祯帝咬牙切齿地向督师汪乔年传了一道密旨，让他从速查明李自成祖坟，不得有误。

那汪乔年又找来了陕西米脂知县边大绶，如此这般地一说，边大绶诚惶诚恐地领命而去。

可是李自成原本家世贫寒，祖宗也不曾荣耀过，死了甚至连墓碑都没有立，往哪儿去找呢？

经过细细盘查，边大绶终于找到曾经参加埋葬过自成父亲李守忠、祖父李海的墓工李诚。但时日已久，李诚也记不清楚了。他被迫引领边大绶等人在李海和李守忠坟茔的大致方位大肆挖掘。一连大小23座坟墓都没能幸免，尸骨俱被挖出，一齐放火焚烧。连坟边的葱茏林木1300余株，也尽化灰烬。

边大绶以为自建奇功，得意洋洋地向汪乔年报告说：“逆墓已破，王气已泄，败势当自破矣！”

一听祖墓被伐消息，闯王李自成不由怒火中烧，拍案大骂起来：

“汪乔年！边大绶！你这两个狗官干下这等伤天害理之事，我李自成发誓要杀你们祭祖！”李过、李双喜也怒火中烧，恨不能立刻去找他们拼命。

出身农民的李自成迷信思想依然很重，否则他也不会相信宋献策的什么神讖了。对于风水、星相、预兆一类的玩艺儿，他深信不疑。一方面是骨肉情深，一方面是真的怕斩绝风水有害于他的帝王基业，闯王心中悲愤之极。更何况，在中国人眼中，伤及祖宗遗体对为人子者是奇耻大辱。因而李自成拔剑发誓，务报此仇。

义军攻占襄阳之时，距掘墓只有一个月，汪乔年恰在城内，义军战士抓住他后，面见闯王。李自成一通怒斥之后，将他斩杀，稍稍出了一口气。

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十一月，李自成攻占西安后，率军进逼米脂。当时米脂县一班士绅吓得心惊胆战，心想闯王必会来报掘坟之仇，一定会来屠城。一时米脂县人心惶惶，都怕闯王这次会大开杀戒。为了自保，米脂的一群官绅士大夫，天天在一起商议，如果大军一到，立即把边大绶绑去见李自成。边大绶自然更惶惶不可终日。终于熬不住了，乘夜离职潜逃。

米脂乡绅们推举冯起龙作代表，主持城防。冯起

龙束手无策，数夜间急白了头发。眼看闯王已兵临城下，他万般无奈，只好只身去见闯王，打算劝他息怒，不要屠城。

谁知一见闯王李自成，冯起龙发现他全然不像别人谣传的那样，并不是什么凶神恶煞。闯王和颜悦色地安慰他说：“掘坟的事与百姓士绅无关，我怎么会伤及无辜呢？但是掘坟主谋边大绶却必须予以重惩！”

冯起龙着急地说：“边大绶已经逃走了呀！”

李自成眉毛一挑，说：“噢，他逃走了？”他沉吟了一会儿，对冯起龙说：“既然如此，也罢了。但要麻烦先生一件事。我军就要攻往榆林，有些军需用品，如粮草马驴之类，恐怕要劳先生回城备办。我并不想攻城扰民，你回去转告百姓，都不必惊慌。过几天我会回乡祭坟，顺便也看望一下米脂的百姓。”

冯起龙连连点头，说：“好，好。闯王如此豁达大度，真是桑梓之福呀！”

那些被愁云惨雾笼罩了好几天的士绅们听了冯起龙回城一说都不敢相信，纷纷称赞闯王有气度，有仁者之心，十分难得。有的说，闯王此番本为报仇而来，但仇人已去，闯王竟能围城不攻，生恐涂炭百姓，堪称千古佳话。

米脂有百姓知道了这件事之后，街谈巷议更是对闯王赞不绝口，米脂为有这样一位大英雄自豪不已。

时至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二月，李自成的义军已经攻取了河南的五府七十八个州县，并夺取了楚地的荆州、襄阳等地，这时，他认为有必要建立农民政权，于是遣人在襄阳造成了一座倡义府。并在此正式成立大顺政权，设立百官制度，李自成不再称“闯王”。

李自成自称“奉天倡义大元帅”，称罗汝才为“代天抚民威德大将军”。分编他的部队，有的叫标营，统领士兵一百队；有的叫先、后、左、右营，各统领士兵三十余队。标营用白色小旗和黑色小旗，唯独李自成用饰以白鬃毛的大旗，旗竿头用白银做成，左营的小旗白色，右营红色，前营黑色，后营黄色，各营大旗的颜色同小旗一样。五个营按顺序值班一昼夜，又依次休息，巡逻很严密。逃跑的叫做“落草”，肢解处死。招收15岁以上、40岁以下的男子当兵。有喂马、掌管军械、做饭的人十个。军令规定，不许私藏银子，经过城镇不许进屋居住，除妻子外不许携带其他妇女。起居处全用单布帐幕。丝棉铠甲却有一百层厚，弓箭火炮都不能穿过。一个士兵有备用马三四匹，冬天就用垫子褥子等裹马蹄。剖开人腹当马槽来喂马，使马看见人，就像虎豹一样齧着利牙想咬人。军队停歇时，就出去比赛骑马射箭，叫做“站队”。夜里四更时分，

就在睡觉的草垫子上吃饭听候命令。所经过的高冈岭坡，都跃马直上。河流中只怕黄河，像淮河、泗水、泾水、渭河等，要渡河就上万人把脚翘到马背上，或者抱着马颈上的长毛，拉着马尾，呼啸着渡河，马蹄造成淤塞，河水为之不流。临到作战时，派出三万骑兵，名叫“三堵墙”。前面的若后退，后面的就杀了他。如果久战不能取胜，骑兵就假装失败来引诱官军，然后用三万持长枪的步兵，飞快地出击猛刺，骑兵再回头来冲击，没有不大获全胜的。每次攻城，投降的一律不杀，拒守一天杀3 / 10，拒守两天杀7 / 10，拒守三天就全部屠戮。大凡杀了人，就把尸体捆起来焚烧，叫做“打亮”。城池将要攻陷时，近万名步兵围在城墙下，骑兵来回巡查，没有一个人能幸免的。各营比较战利品，缴获马骡的得上赏，缴获弓箭铅弹火枪的低一等，缴获钱制的又低一等，缴获珠玉的得最低赏。

大顺政权建立后不久，义军内部却产生了严重分裂，罗汝才生性奸猾，所以有个著名的绰号叫“曹操”。自从他率军投奔自成以来，东征西战，确实是一员骁将，立下不少战功。但是，这人性格脾气却与李自格格不入。李自成不好酒色，不贪图享受，一直与士卒同甘共苦。而罗汝才恰恰相反，平时专喜攻占大城市，为的是多捞些金银财宝。跟了闯王以后，老脾气

不改，虽在戎马之中，还是妻妾成群，竟有数十个之多。平日用的被服衣裳，也都是绫罗绸缎，帐下常设女乐助兴，又贪恋杯中物，常杀牛宰羊地大吃大喝。

生活俭朴的李自成对这一切十分看不惯，曾经对人说过：“曹操不过是个酒色之徒，不足以成大事！”

然而这话不知怎么传进了罗汝才的耳朵里，不免对李自成生了嫌隙。对李自成建立大顺政权，也公开表示不满，罗汝才声称：“我们这些人本以横行天下为快事，何必守土呢？”

恰好罗汝才谋士终日在他面前挑拨离间，说何必久居人下，不如自己独树一帜，图个快活，省得天天看别人的脸色。罗汝才本来就是是个反复无常的人，听谋士这么一说，心眼就活了，暗暗生了异心。并和明朝也开始有了接触。

耳目众多的李自成，对罗汝才的一些可疑举动早看在眼里，只是仍以大局为重，未动声色。没料到在攻打襄阳时，自成的巡逻部队屡次截获明将左良玉给罗汝才的书信，使李自成心里的疑虑更加重了。

一生最恨投降敌人的李自成，别的可以饶恕，但只要抓到义军中的叛徒，他总是立斩不赦。罗汝才当年在四川曾一度“受抚”，是一直为李自成瞧不上眼的事儿。这一回又有迹象表明罗汝才暗中与明军来往，李自成觉得自己再也不能大意。

三月初六，李自成计议已定，设宴邀请罗汝才和他的几个爱将。席间，李自成叫人轮番劝酒，把罗汝才等人灌得酩酊大醉。自成看时机已到，手一摆，早有准备的十余名将士一拥而上，绑住了他们，推出去立刻斩首。

然后，李自成只带了20名护卫，飞马驰入罗汝才军营，亲自诏告道：“罗汝才图谋不轨，暗通明军，现已伏诛。诸位将士与此事无关，希望仍遵号令，共图大业！”罗营的众将士闻言大惊，也不好说什么。接着，李自成命李过、刘宗敏等亲信将领，将罗营的人马尽行收编。诸事进行得倒也顺利。

李自成念及罗汝才毕竟于义军有功，于是他身着素服，十分隆重地为罗汝才发丧，并收养汝才的儿子，安顿了他的家眷。

就这样消除了一个隐患。

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五月的一天，大元帅李自成正在召集一次高级军事会议，参与者就大顺军下一步战略部署问题正进行着激烈的争论。

左军师牛金星说：“河北是京都的屏障，我军当先取河北，再直捣北京。”

大顺政府礼部侍郎杨永裕却说：“现在去打河北，明军必集中所有兵力严阵以待，战事必定旷日持久。不如先取金陵，封锁大运河，断绝通往北京的粮道。

我军坐镇金陵，以待京都困疲之日，再大举北伐，方是上策。”

李过则摇头道：“依我的主意，还是先打武昌好，武昌近在咫尺，如不尽快攻下，以后还是个祸害。只要给我3万精兵，我也立军令状，指日即可破城！”

几个人各抒己见，谁也不肯让步，争得不可开交。李自成一直静静地听着，没有说话。他注意到新任兵政府给事的顾君恩仿佛胸有成竹，一直微笑着听人们争来争去，便指名道姓说：“顾先生有何高见，不妨说来听听。”

顾君恩欠身一笑，缓缓言道：

“刚才众位所言，固然各有道理，但又都不甚妥当。金陵地居下游，远道去攻，未免失之过缓；直下河北，径取北京，则太过冒险，万一不胜，就毫无退路了，因而失之太急；武昌饱受战火，十室九空，得之无用，舍之也不足为害。而关中是大元帅的桑梓之邦，百二河山，具天然之险要，最宜建国立业。如能据有关中，再旁掠三边，补充兵力，攻取山西。得手后再全力进取京师。进有可攻，退有可守，方称万无一失。”

李岩听了，立即表示赞成：“此议大佳。眼下孙传庭奉旨出师，在陕西练兵，预备固守秦关。但朝廷却连下严旨，命他出兵。我军正可以趁他整军未定之

机，一鼓作气，歼而灭之。倘若等到他把兵马都训练好，那时候就难办了！”

听着听着，李自成的脸上也露出了笑意，拍板道：“好，就依顾先生的高见，先取关中，再攻北京！”

大计既定，大顺农民军兵发汉中，所向披靡。

明督师孙传庭在柿园战败后回到陕西，大力整治军队，制造以火攻敌的战车二万辆，招募勇士，让白广恩、高杰率领，想等到义军缺粮时进攻。然而朝廷天天催促出战，孙传庭不得已率部出关，命牛成虎、卢光祖为前锋，由灵宝进入洛阳。高杰为中军，发文书令白广恩从新安前来会合。河南将领陈永福驻守新滩。四川将领秦翼明从商、洛出兵，形成互相配合、夹击敌人的势态。前锋在渑池打败了义军追到宝丰，又攻下宝丰城。明军驻扎于郟县，李自成率领一万骑兵返回来交战，义军又大败，李自成几乎被抓获。碰巧天下大雨，道路泥泞，粮车不能前进。李自成派轻骑兵从汝州出发，拦截运粮道路。孙传庭于是把军队分为三部，命令白广恩从大道走，命令高杰跟着自己从小路走，去迎接粮车，命令陈永福守卫军营。孙传庭出发后，陈永福的士兵也争着要出发，无法制止，于是就被义军跟踪。到了南阳，孙传庭掉回头作战，义军的阵势布置了五层，官军攻破了三层。随即逐渐退却，以火攻敌的战车败逃，骑兵也大量逃跑。义军

放纵铁甲骑兵践踏官军，孙传庭大败。李自成率全部人马追击，一昼夜超过四百里，官军死了四万多人，损失兵器辎重几十万。孙传庭逃到黄河北面，转而奔往潼关，精神崩溃情绪沮丧，再也振作不起来。然而想到自己年前在此大败李自成的军队，于是力图坚守潼关而抗击大顺军。不料大顺军事先打造了攀越山险用的铁钩钉数万套，由小道攀越山崖，神兵天降般出现在明军后翼，明军全无防备，顿时大乱。十月初二，潼关失守。孙传庭阵亡。

潼关一破，大顺军便长驱直入关中，各州县迅速瓦解，10月11日，大顺军进入西安，生俘了明秦王朱存枢，其数百万家产，尽数没收以充军饷。

这时候，明军败将四散奔逃，李自成调兵遣将穷追不舍。明将白广恩走投无路向大顺军投降，李自成亲自设宴为他压惊，还携着白广恩的手一同就座，两人交谈得颇为融洽。其他明军将领听说后，也纷纷来降。

然而李自成心中却独独忘不了那个在他三围开封时誓死守城为明军效力的骁将陈永福。李自成久攻开封不下，而且伤亡惨重，多半就是由于陈永福的顽强抵抗，所以早就觉得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因而西安既定后，陈永福正固守在一座孤山之上，已经山穷水尽，不可能再有什么作为了。李自成便请白广

恩去劝陈永福投降。

谁知白广恩回来却沮丧地告诉李自成，陈永福不敢投降。因为当年陈永福之子陈德，曾一箭射中自成，险些伤了眼睛。怕日后李自成会记仇。

李自成听后爽朗地笑了起来，他抚摸着脸上那块伤疤说：“你让他放心，我李自成不是那种只计私怨的小人！当初他也是忠心为主，没什么可说的。他骁勇善战，只要肯降，我决不会亏待他！”

见白广恩还有些犹豫，李自成便伸手从身上的箭袋里取出一支箭来，折为两段交给白广恩说：“告诉陈永福，我李自成如果违背诺言，有如此箭！”

陈永福被李自成的诚意终于打动了，他投诚了大顺军。此后，更有许多明军将领纷纷前来投顺。而陈永福此后一直忠心耿耿地跟着李自成厮杀，最终在败离北京之后的抗清战斗中阵亡。

李自成平定关中之后，便命李过速返故乡米脂，重修李氏祖坟，并造一座行宫，以备自成回乡祭祖。

一切就绪，李自成便由西安起程，往米脂而来。此次回乡，一为祭祖，二来也有个衣锦还乡之意。所以一向俭朴的李自成这一回也不免铺张起来。沿途锣鼓喧天，盔甲映日。李自成一马当先，一身的戎装，左右20员大将也全身披挂，肃然相随。后面则有万余铁骑，浩浩荡荡护卫着大元帅的旗帜，真是威风凛

凛。

沿途百姓都扶老携幼，簇拥在道路两旁，争着一睹李自成的丰采。一时间，欢声如雷，笑语震天。那些随自成回乡的大顺军士兵也都是米脂一带人氏，眼看就要回到久别的故乡，与亲人相见，真是欣喜若狂。只是碍于军纪，不能尽情表达，但那眉宇之间，个个都洋溢着—团喜气。

到了米脂，早有许多乡士绅民迎了出来。为首的几个人李自成看着有些面熟，他们见了自成也都红了眼圈儿，抢上前来攀住他的马头，哽咽诉道：他们都是自成的族人，自从边大绶掘墓之后，大家生怕官军前来，诛灭自成九族，因而都逃到异乡隐姓埋名，不敢承认是李自成的同宗。直到听说大顺军攻占了西安，平定了关中，声势越来越浩大，才又先后迁回故乡。

李自成在马上听了，也觉心酸，当下好言劝慰，又立即命人取了金银来，分赏族人。随即拨马向祖茔驰去。

牛金星跟在李自成身边，一一指点着他如何依照古礼行祭。又是更衣，又是奏乐，又是唱礼，又是叩拜，一套仪式繁琐之至。

好容易祭奠结束，李自成便在行宫内大摆酒宴，遍请众位乡亲。

在军中一向谨慎的李自成，这次不比寻常，他破

例开怀畅饮，喝得有了几分醉意。回想起年少时在家乡的坎坷经历，看着眼前的荣耀欢乐，由不得感慨起来。他举杯向众人祝酒，朗声说道：“自成一介匹夫，为了百姓的疾苦，起兵十余年来，横行天下，南征北战，与家乡父老久违了！如今关中已定，京师也指日可破，大明朝就要完了！这锦绣河山不久就要改姓李啦！”

一席话说得大家热血沸腾，连连喝彩。

李自成也豪气陡生，大声道：“家乡的后生们，跟我李自成去打北京吧！本帅坐了龙廷之后，咱米脂人也可以扬眉吐气啦！”

席中一群青壮年听了，都摩拳擦掌，恨不能立即披甲上阵。他们都连声呼喝，叫拿酒来。

这天，米脂县像过年一样，满城都洋溢着喜庆气氛。

崇祯帝听说李自成已入潼关，占了西安，终日惊惶不安，于是急命余应桂为陕西三边总督，令他速往关中，收拾残局。余应桂领了圣旨，当面对崇祯帝哭哭啼啼说：“去了又有有什么用啊！”他不得已打点兵马出了北京，又在黄河边徘徊不前，不敢进兵。

第七章 龙行北京

崇祯十七年正月庚寅初一，李自成在西安称王，僭越地取国号为“大呈”，改元“永昌”。并改名为自晟。追尊他曾祖父以下的祖先，都追加谥号，奉李继迁为太祖。设立天佑殿大学士一职，由牛金星担任。增设六政府尚书，设立弘文馆、文谕院、谏议、直指使、从政、统会、尚契司、验马寺、知政使、书写房等官职。任命乾州人宋企郊为吏政尚书、平湖人陆之祺为户政尚书、真宁人巩 为礼政尚书、归安人张嶙然为兵政尚书。恢复五等爵位，大封功臣，封刘宗敏等九人为侯，封刘体纯等 7 2 人为伯，封了 3 0 位子爵和 5 5 位男爵。制定军规，凡是骑马扰乱队形者立斩不饶，骑马踏入庄稼地者立斩不饶，登记在册的步兵达 4 0 万，骑兵达 6 0 万。

二月初一，李自成令兵政侍郎杨王休任都肄，从横门出发，行至渭桥，一时间，锣鼓喧天，震撼大地。并命令弘文馆大学士李化鳞等起草檄文飞马传到崇祯皇帝手中，檄文中以不容置疑的口气告诉崇祯皇帝，大顺政府百万大军于 3 月 1 5 日抵达京师。明朝的君臣非常震惊，相顾失色。

就在同一天，李自成亲率百万大军强渡黄河，相

继攻克了汾州、河曲、静乐。然后马不停蹄地进攻太原，太原一战，明巡抚蔡懋德战死，晋王朱求桂被大顺军活捉。夺取太原后，李自成令刘芳亮率领精兵先行东进，刘芳亮率军攻陷故关、大名、真定后，挥军北上，直逼京师。李自成率领大部队随后东进，一举攻破大同，明巡抚卫景瑗、总兵朱三乐均阵亡。

大顺军攻入山西后，李自成首先集中牛金星、李岩等文人的计谋，令弘文馆大学士李化鳞执笔起草了一道檄文，然后飞马发给山西各州县。檄文中有两句十分有名的文字：“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大意是：崇祯皇帝倒不是一位昏君，只是孤立无助，受小人蒙蔽太多太多，他手下的那批大臣，只知道结党营私，忠心为公的实在太少太少！

檄文把主要矛头尽量避开崇祯皇帝而直指奸臣、宦官、外戚等人，这样一来，就引起了不少中下层官员和读书人的共鸣和同情，而大快人心。山西各州县果然望风而投降大顺军。有的百姓们甚至赶走了原来的旧官，焚香而迎大顺军入城。

3月12日，大顺军直指九边重镇宣府，明朝镇守太监杜勋竟率领明军出城30里，恭迎大顺军入城。明总兵姜 投诚大顺军，巡抚朱之冯不肯降，但无一兵一卒愿为他燃炮守城，他只好一个人颤颤巍巍

地登上城楼，要亲自燃炮攻击大顺军，却没想到火药线孔早就被人用铁钉钉死了，他只得深深地悲叹一声，向城楼下纵身一跳，为了表示对明王朝的忠心而身亡。李自成意气风发地率领大军井然入城，一路上只见百姓们全是喜气洋洋，家家张灯结彩，人人焚香恭迎。

听说李自成就要兵临城下了，崇祯皇帝急得三魂出窍，寝食不安。一面发罪己诏，即自我批评的诏书，一面发诏曰：有能恢复一郡一邑失地者，可以世袭地方官，其功劳与开疆辟土的功臣相同；即使是陷没“贼”中，如能率众来归，也赦之无罪，容立新功；能生擒或斩杀闯贼或张献忠者，依然给予封侯之赏…

正月十六日，崇祯皇帝召集大臣们商议退贼之计。这时，大学士李建泰自告奋勇，请求以山西老家的财产为军饷，率军出征。崇祯皇帝就好像捞到了一根救命草一样，不由得感激涕零，他亲自去正阳门城楼上为李建泰饯行。他执着李建泰的手，眼泪汪汪地说：“爱卿此次出征，就如同朕亲自出征一样啊！望爱卿旗开得胜，剿灭闯贼……”

李建泰领兵而去了，崇祯皇帝站立在城楼上，期待胜利的目光遥送军队，久久不愿离去。恰巧，这天风沙大作，吹得李建泰军中将士心惊胆战，心无斗志。没过几天，家在京都的明军3000人全部逃了回去。

其余的也是磨磨蹭蹭，一天走不上30里，让人觉得哪里是像出征，倒像是出殡。后来听说山西全境均被李自成所占领，兵饷也没有着落，军心完全瓦解，剩下的2000个明军也一哄而散了。

崇祯帝曾策划过迁都金陵，幻想与李自成划江而治。他还准备了300艘船只，只等运河解冻，便立刻南迁金陵。没想到大顺军在刘芳亮的率领下二月份就进入河北，并迅即控制了运河，怎么办？崇祯帝想到手中的最后一张王牌，镇守山海关的吴三桂边防军。由于山海关外的清兵一直对中原虎视眈眈，并一再入关烧杀抢掠，如果让吴三桂来护卫京师，就等于开门揖盗拱手让清军进入中原。所以崇祯帝迟迟不愿意也下不了决心让吴三桂率兵入关。但是，山西的告急文书接二连三地传来，到了三月，崇祯帝一狠心，令太监谢文举火速赶赴山海关外，封吴三桂为平西伯，令吴三桂率军火速入关。吴三桂此时不敢怠慢，即刻率军星夜兼程，于3月16日到达山海关，而此时，大顺军已经直达北京城下了！

崇祯帝再也拿不出什么主意了，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

3月17日，屯驻城外，号称禁军的京营兵三大营40万人中，除了两个军官不降战死外，其他的还没有交战就全部向大顺军投降。李自成令大顺军的大

队人马围住京都，列队环攻，让明军各部降军穿着黄甲冲锋在前，义军则穿着蓝箭衣压阵在后。

大顺军架好炮，李自成亲自打了第一发炮弹，彰仪门的城楼应声而倒。然后大顺军铳炮齐发，矢石横飞，一时间，震耳欲聋的枪炮声打破了北京城的宁静。明襄城伯李国桢奉命守城，然而京城长期以来缺乏粮饷，登上城楼守卫的残兵剩卒，远不足以做到一人守一堞(城墙上如齿状的矮墙)，于是就组织内廷太监侍卫队来补充，还是不够人数，无奈他只好又凑了一些民兵去充数。可是，无心作战的守城士卒，仅在城上装装样子，作作摆设而已。他们在城楼上松松散散地架好了一门门西洋炮，放炮时，不装入铅弹仅只放出几团硝烟。更有意思的是，就是在放出硝烟前，还挥手示意大顺军稍稍后退一点后，才正式发炮，就这样，两军相持着。到了夜里，天寒地冻，明军更加松懈，士卒们都躺在城楼地面上，不愿意动弹，军官们抡着鞭子挨个地抽打士卒，拽着他们去堞口守卫，然而这个才被拉起来，那个却又躺倒不动了。李国桢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万般无奈地找崇祯皇帝哭诉。上朝了，满朝文武竟无人回答，只有人在哭泣。崇祯帝只得退朝与李国桢一起，抱头痛哭不已。

3月18日，义军的攻势更急。下午，李自成亲临城下，端坐在彰仪门外的一把太师椅上。并令已经

投诚的明秦王、晋王在他两旁一左一右地席地而坐，向城内明军官兵及士大夫劝降。又令弓箭手将劝降书射入城内，一面安定人心，一面派已降的太监杜勋进城。杜勋于是跑到城下，大叫道：“我有急事要面奏皇上，快快放我进城。”守城将士放下绳子将他吊进城中。杜勋飞跑，迅速冲进宫中，一见双目红肿的崇祯皇帝，急忙跪下，并急匆匆地说：“万岁爷，秦王、晋王都已经投降了，大明大势已去，那李自成让我来劝万岁爷禅位啦！”崇祯皇帝大怒道：“秦王、晋王乃是太祖皇帝亲封的藩王，竟如此不肖，该当何罪。”

杜勋见崇祯帝到现在还如此念念不忘地叨唠着不着边际的事，不由急了起来，大声说道：“万岁爷，那李自成还有一句话，说万岁爷要以民族利益为重，吴三桂入关，指不定清兵随后犯境，如果陛下同意退位，他李自成愿派精兵强将赴辽，抗击清兵，保我汉室江山啊！望陛下三思！”

崇祯皇帝对这番话果真有所触动，他愣愣地想了半天，尽管明知道怎么着都不可能保住帝位，但无论如何也不肯、也不甘心去向“流贼”俯首称臣。看着太监杜勋在一旁急得七窍生烟地等他作出决策，崇祯帝更加心烦意乱，向他挥了挥手说道：“你先回去告诉李闯，说容我再好好想一想，想好后，我会派人来告诉他的。”

得了崇祯帝这一句话，杜勋一溜烟地向宫外跑去。他一边跑，一边对着那些眼巴巴地望着自己的太监说：“诸位赶紧先好好想办法吧，北京城马上就要给攻破了。”

就在杜勋给守城将士吊出城后不久，崇祯帝手下的负责守彰仪门的太监曹化淳，便命令明军大开城门，迎接大顺军进入了外城。大顺军则继续加紧对皇宫所在的内城进行围攻。

3月18日黄昏，崇祯帝正坐在寝宫内，左想右思。忽然只听得枪炮声越来越近，宫墙仿佛给震得簌簌地颤抖起来似的，不由得惊恐万分，知道城破已迫在眉睫。于是，他赶紧命太监传旨，召集群臣来商议对策，然而并没有一人肯来相见。

崇祯帝无奈，只得决定出逃，先安排好皇太子和另两位皇子易装逃往外戚周奎、田弘家躲避后，自己则也换了一身平民服装率数十骑太监出了东华门。可是到了朝阳门后，看到大顺军势盛，肯定跑不出去。便又奔向安定门，哪里知道安定门被锁得死死的，守城官员兵士连影子都未见到一个，无法开启城门。这时，天已微明，一看出逃无望，崇祯帝索性回到宫中。于是他把后妃们都召集到一起，自己先大口大口地喝了几大杯酒，然后随手拔出佩剑，指向周皇后，嘶哑着嗓子说：“大势已去，你去自尽吧！”

袁妃闻言，大吃一惊，立即起身向外跑。崇祯仗剑向她追了过去，大声喊道：“别跑！你也得死！”一剑刺去，正中袁妃肩头，鲜血似喷泉般地喷了出来，然而她仍旧不肯停下，直往外冲。崇祯仗势又是一剑刺去，从袁妃后背直贯胸膛，袁妃终于倒在门槛上，两只眼睛绝望地睁得圆圆的。

周皇后见此，掩面回到坤宁宫，将一丈白绫往大梁上一扔，系上一个结，然后套住自己的脖子，用脚往后把凳子一踢，挣扎了一会后，气绝身亡。崇祯帝随后来到了坤宁宫，眼见周皇后确实已经死去，大声叫道：“死得好！死得好啊！”接着他又手提血淋淋的宝剑闯进了寿宁宫中。15岁的长公主披着衣服，惊恐万状地看着父皇，“父皇，出了什么事？”状若疯狂的崇祯帝瞪着她，叹息道：“你为什么要生在我家啊？”说完，提剑就向长公主砍去，长公主吓得直往后退。崇祯帝咬紧牙，把眼睛一闭，挥剑直向女儿头上劈去，长公主本能地用右手一挡，脑袋给躲过了，然而右臂却被利剑无情地砍了下来，长公主哼了一声，倒在地上。年幼的小公主听到喊声，迷迷糊糊地跑了出来，一看此情景，给吓呆了。崇祯赶上一步，当头一剑，小公主当场气绝而亡。崇祯帝浑身溅满了血，他顾不上换一身衣服，也不顾长公主、小公主的死活，带了几十名太监火速冲出皇宫，向煤山跑去。

一到煤山，回头一看，几十名太监都已星散，只有掌印太监王承恩一人在身旁。又见随风飘来一股股硝烟，城内杀声阵阵，火光冲天，显然皇城失守。他令太监王承恩敲钟召集众官员，却没有人来。夜色已经散尽了，于是在衣袖上写下了诏书曰：“因失江山，无面目见祖宗，不敢终于正寝；望百官俱赴东宫行在……”写完，他披头散发闭了闭眼睛，流完了最后一滴眼泪。命令王承恩把一尺丝巾搭在山亭梁上，自己缓步走到丝巾前，再回头看了看皇宫内外烽火连天，叹息道：“唉！苦了我的百姓啊！”说完，把脖子往丝巾套里一伸，双脚一蹬，气绝身亡。太监王承恩亦吊死在他旁边。

3月19日黎明，几乎就在崇祯皇帝朱由检上吊身亡的同一时刻，京都的德胜门、朝阳门、阜成门、宣武门、正阳门同时向大顺军敞开。大顺军将领刘宗敏、李过先行率军迎着晨风入城，并在大街小巷贴满了安民告示曰：“大帅临城，秋毫无犯。敢有擅掠民财者，凌迟处死。”在动荡的北京城中，无论是皇亲国戚，还是平民百姓，在经历了一个不眠之夜后，一见满街布告，争先恐后地看着、读着。旋即他们则照常起居生活。

中午，李自成头戴毡笠，身穿月白色衣衫骑着乌驳马，意气风发地准备进京。丞相牛金星，尚书宋献

策、喻上猷，侍郎黎志升、张嶙然等一班文武紧随其后，并有数万大顺军将士声势浩荡喧嚷嚷地而后护卫。

大军直抵西直门前，宋献策向李自成提出建议，先安定民心再入城。李自成沉吟了一声，随即从箭袋里取出三支箭，拔出箭镞，转过身来，向军中“嗖、嗖、嗖”连发三箭，大军顿时安静下来。李自成大声说：“马上就要进入京都了，各位将士务须谨记三条军纪，第一，不准伤害百姓！第二，不准奸淫妇女！第三，不准焚烧房屋！有违令者，立斩不赦！”大军一片肃然。

正要从西南门进城，李自成忽然瞧见一股浓黑的烟雾从城门里扑面而来，原来是从一处正在焚烧的房屋上飘拂过来的。李自成不禁皱了皱眉头，身旁的宋献策连忙说：“这是凶气，咱们最好赶紧回避一下。”

于是李自成拔马率领大军转向德胜门入城。

李自成一进城门，眼睛便为之一亮。只见老百姓喜气洋洋地簇拥在道路两旁，指指点点，比比划划地看着他们这一行人。有的民居前摆上了香案，并焚着香；有的民居前则挂上节日的灯笼；几乎每家门口贴上了黄纸条，上面写道“大顺永昌皇帝万岁万万岁”字样。还有不少老百姓在帽子上别着写有“大顺民”的小布片。在城门口还跑着已经投降的明朝官员和太

监300多位，李自成命令他们不必害怕，务必依旧各司其职。听了这话，他们方敢抬起头来，看看这个让明军闻风丧胆，而且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一举消灭了300年历史的大明江山的头号“流氓”，只不过是一张普普通通的陕北农民的面孔和一副与其士兵并无两样的装束时，心中真有些难以理解和接受，不少人小声地说：“大明灭亡，真天意也！”

李自成策马来到了承天门前，停了下来，对左右笑着说：“要是我能一箭射中‘天’字，便应该一统天下。”

于是，便从身后的箭袋里抽出一支雕翎箭，取下挂在胸前的大弓，把箭搭在弓上，瞄了瞄，“嗖”的一声，一箭射在“天”字下面二寸的地方。

一向射箭百发百中的李自成，没想到这一箭没有射中，情不自禁地“咦？”了一声。宋献策见状，立即翻身下马，向李自成拱手作揖并笑着说道：“我王此箭正中‘天’字下面，不就正预兆着获得天下吗？可喜可贺啊！”

李自成听完，仰天大笑，然后策马直入承天门而去。

皇宫门前，明皇太子给几个未来得及逃走的太监挟持着，跪在地上。李自成一见，跳下马来，一把扶起正处少年的明皇太子，令人把他扶进宫中，并且命

令任何人包括大顺军将士不得惊扰他。然后，李自成回头对这些太监喝道：“本该把你们这些背主求荣之辈一一处斩！姑念你们还知道天意所在，降我大顺，就饶你们不死，日后不准再胡作非为了，否则立斩不赦！起来，去吧！”

那几个本想借此获得厚赏的太监，一个个给李自成喝骂得面红耳赤，灰溜溜地走开了。

在宫中，李自成没有见到自己的老对手崇祯皇帝，却在坤宁宫看见了悬梁自尽的周皇后，并在寿宁宫看到了断了右臂的躺在地上的长公主，断臂处还在汨汨地向外流着鲜血。得知乃崇祯皇帝亲手所为之后，李自成深深地叹息道：“崇祯帝未免太忍心了！”一面赶紧让女兵将长公主抬进宫中，令刘宗敏请军医负责医治，一面派人加紧寻找崇祯皇帝。

两天后，李自成得知崇祯皇帝已在煤山上吊身亡后，命令军中依然按照封建皇帝和皇后的礼节，安葬了崇祯帝和周皇后，并封明太子为宋王。

进入京城后，大顺军起初的确是军纪严明，对百姓均是秋毫无犯，他们依然吃自己随身而带的干粮，附近的居民，给他们送去食物，也一律不肯接受，所有这些深深地赢得了北京人们的心。

李自成自己也很早起来处理军政大事，每天早上只喝些小米粥充饥。他把皇宫内乾清宫上的匾额“敬

“天法祖”也换成了新的匾额“敬天爱民”。还在武英殿两次召见了当地的父老乡亲，向他们询问疾苦，并且释放了被关押在东西厂和刑部监狱的囚犯。

一天，有两个兵士，抢了前门布店中的绸缎，居民告发后，大顺军的将士立即将他们逮捕，并且很快就处死了那两个家伙，还把他们的手足割下来，钉在前门大栅栏上，并张榜布告，号令大顺军，以安定民心。

这件事很快就在居民中传开了，居民一个个人心大快，拍手称赞。一些对农民起义军有陈见和疑虑的，顿时烟消云散，放下心来。京城的百姓一如既往地安居乐业着。

李自成从占领西安起，就已经正式定国号为大顺，改元永昌，并建立了官吏制度，到这时，为了巩固政权，更把明朝的官制全改了。改“六部”为“六政府”；改“司官”为“从事”；改“六科”为“谏议”；改“十三道”为“直指使”；改“翰林院”为“弘文馆”；改“太仆寺”为“验马寺”；改“巡抚”为“节度使”；改“兵备”为“防御使”；分别改称知府、州、县长官为尹、牧、令。开始铸造大顺政权的“永昌”钱币。并采取甄别录用的办法以区别对待明朝官吏。

这天，天气寒冷，天刚蒙蒙亮，承天门前喧嚷

嚷。这里集中了早已在此等候多时的3000多个明朝大小官吏，人群里面有皇亲贵戚、文武大臣周奎、朱纯臣、陈縝、魏德藻等人，录用开始了，只见李自成面向南端坐，牛金星、刘宗敏、宋献策等人挨着李自成左右一起就坐。大顺政权首先由牛金星公布了录用原则：一，三品以上的大官一概不录用；二，四品以下的，如果没有贪污劣迹和其他罪恶，量其才干而授职。3000多位官员，一一甄别下来后，最后，仅只录用了三品侍郎侯恂、四品以下少詹事梁绍阳、杨观光等92名。那些活生生地把大明江山搞得一团糟的贪官污吏们，得到的只是乘兴而来，扫兴而归而已。

为了筹集兵饷，巩固新政权，大顺军缴获了明宫内库的3700万两银子，权将军刘宗敏等逮捕了甄别录用后余下来的明朝皇亲国戚、大官僚和其他有贪污嫌疑的降官800余名，开始刑讯追赃。

首先定下了以下原则：

- 一、凡罪恶昭彰者，家产全部没收，并处以死刑；
- 二、贪官污吏不肯如实交代纳银之数目者，严刑追赃；
- 三、清廉官吏者，不动刑具，听其自行捐赠。

明嘉定伯周奎，是周皇后的亲戚，当大顺军围攻京都时，崇祯帝因缺乏兵饷，士兵不愿为他守城抗击

大顺军而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只得派太监去央求周奎捐赠部分家财来充当兵饷。周奎仅只是向太监推托说：“请转告皇上，老臣实在无多余的银两呀！”那太监央求了半天后，见他捐赠无望，不觉气上心头，拂袖而去，并说：“老皇亲啊！你真不识大局，同时也太吝啬了，这样下去，大明朝很快就要完蛋了，就算你有再多的金银珠宝，大明一完，又有什么用呢？”周奎听了，总算勉为其难地捐赠了2000两银子。大顺军进城后，早有人告知周奎乃最大贪赃枉法之辈，于是，刘宗敏派人将他逮来，没收了他的财产，共抄得银子53万两，绸缎布匹等财物不计其数。

明大学士陈縯，贪财好敛的名声，早已在外。他被刘宗敏逮捕后，很快就让家人送来了银子共4万两。刘宗敏觉得他还算老实，也较为慷慨，于是未给他上刑。但是陈縯平时对仆人相当苛刻，动辄打骂，仆人们对他恨之入骨，但又敢怒而不敢言。一天夜里，他的一个仆人把牙一咬，对刘宗敏手下的人说：“请告诉刘将军，我有急事相告！”刘宗敏于是接见了她，问他：“什么急事？”仆人说：“刘将军，陈縯他在院子里地下埋藏了好几万两银子呢！黄金珠宝也颇为不少，我可以为刘将军带路。”刘宗敏一听，大喜过望，立即派大顺军带着铁铲等随同陈縯仆人冲入陈家院子里，果然挖出了陈縯贪赃枉法所得的银子8万两、

黄金360两和成斛成斛的珍珠。

明大学士，崇祯皇帝的宰相魏藻德，尤为贪生怕死，他曾经是明朝的状元。刚被刘宗敏逮起来，就对刘宗敏说：“刘将军只要能用我，不管让我干啥都行。”刘宗敏厉声呵斥道：“用你，哼，明朝崇祯帝不是用你为宰相吗？怎么样？把大明江山竟弄得如此的一团糟，你对得起崇祯皇帝吗？你说，你还有什么用呢？”魏藻德厚颜无耻地说：“刘将军，休要误会，大明江山的断送与我毫无关系，罪在先帝昏庸无道而已！”刘宗敏一听，怒火冲天：“真是无耻小人，来人啊！大刑伺候。”“是！”一声刚毕，左右一把拖住魏藻德，把他死死地按在地上，狠狠地打了40军棍。打得他皮开肉绽，呻吟不已。魏藻德竟还不死心，还梦想着在大顺政权捞上一官半职，于是向看管他的大顺军战士王旗鼓说：“王将军如果肯替我去说说好话，放我出去做官，我就把我那17岁的美若天仙的女儿嫁给你做妾，王将军，你看怎么样？”王旗鼓一听，只觉得怒火中烧，好像他自己受够了委屈似的，飞起一脚，向魏藻德重重地踢了过去，大声骂道：“明朝用你这种卑鄙下流的人做宰相，明朝江山岂有不支离破碎的道理。祸国殃民的东西，不知廉耻的东西，大顺政权永昌皇帝又如此英明，怎能用你这种东西做官，哼！做你的黄粱美梦去吧！”

最后，魏藻德终于丧命于大刑之下。

大顺军雷厉风行地追缴贪官污吏的赃物及其所得，很快就在百姓中传开了，百姓们都拍手叫好，人心大快。一时间，北京城内，大街小巷，百姓在茶余饭后，所谈论的话题就是大顺军追赃。

为了巩固新政权，继而一统天下。进京以后，李自成随即派精兵强将去远近各地平定明朝残余势力。大顺军所向披靡，不战而下通州、天津、保定，随后，挥军直指齐、鲁一带。齐鲁一带的百姓一直深恨明朝的残暴统治和地方官的横征暴敛。大顺军传檄一到，当地百姓们就摆上香案，有的甚至还供上李自成的牌位，一齐排队出城，远道而迎大顺军。明朝地方官大部分望风逃窜，也有部分平时没有什么劣迹和罪恶的官员，置酒接风，等大顺军到来后，办完交接手续才离开。后来，大顺军所任命的河北、山东、河南的各府州县的地方官，均是单骑赴任，所到之处，秩序井然。

时至1644年4月，大顺政权的版图已东至山东，西抵甘、宁，北沿长城，南达淮河、长江以及川北一带。占据了当时中国版图的一大半，达到了大顺统治的鼎盛时期。

李自成进了北京后，整天忙于处理军政大事，一直迟迟没有登基称帝。这可急坏了牛金星。他心里想

如果李自成不赶快登基称帝的话，他这个丞相也就有点不能名正言顺了。于是，他经过几番思索后，对李自成说：“如果不赶快登基，不正大位，恐怕中途会变啊！”李自成只是笑着说：“着什么急啊！等处理军政大事妥当后，再登基称帝也不为迟呀！”

于是牛金星把明朝鸿胪寺的官吏全部官复原职，让他们每逢三、六、九日教习大顺政权的文武大臣向李自成“劝进”——劝李自成快点登基称帝。

刚开始，这些农民出身的义军将领和众大臣，都对封建皇帝礼仪制度感到莫名其妙，颇不习惯。

一天，鸿胪寺的一位官员捧着一张劝进表，毕恭毕敬地来到了刘宗敏的府第。刘宗敏拿着劝进表，左看右看，横看竖看，就是看不明白，笑着问：“你这是在搞什么鬼名堂？”

那官员不厌其烦地向刘宗敏解释清楚后，便拉着他说：“好，刘将军明白了吧！来，我们一块去大元帅那儿行‘礼’去！”“行礼？怎么个行法？”刘宗敏瞪起了眼睛，百思不得其解地问道。

“就是行五拜三叩头之礼，而恳求大元帅登基称帝呀！”

“什么？行五拜三叩头之礼？我跟老李造反已14年了，一直都是兄弟相称，平时也是在一起拍肩擂背，互相取笑，现在怎么能给他叩头呢？我不去！”

那官员见刘宗敏根本就不把他放在眼里，也根本不理行大礼那一套，自己觉得没趣，又不敢再说什么，而唯恐得罪这位草莽英雄。于是，只是到牛金星府第上哭诉。牛金星一见刘宗敏，若口婆心地劝了他好半天，诸如什么“现在和以前不一样啦”，“你是武将之首，应该得做出表率啦”等等，他就凭着那文绉绉的三寸不烂之舌，大谈利害，特谈关系，把刘宗敏说得云里雾里，不知东西南北，然后连拖带拽地把刘宗敏拖去劝进李自成了。

李自成呢，也稀里糊涂地被牛金星请到大殿正中的龙椅旁边，他依然身着那套青布战袍，很随便地往龙椅上一坐，笑着问：“军师，你在搞什么名堂呀？”

没等牛金星答腔，旁边一位鸿胪寺的官员赶紧捧了一套崭新的龙袍，递给李自成，并说：“大元帅，请试一试这龙袍，看看是否合身？”并告诉李自成如何坐在龙椅上？手如何摆？脚又怎么放？过一会儿，百官“劝进”时，又该怎样作些谦逊的答辞等等，直弄得李自成惊奇不已。于是，他摇了摇头对牛金星说：“真是太繁琐了，我是马上天子，何必拘泥于这些啰嗦冗长的礼节呢？我看，还是免了吧！”

牛金星则急忙装出十分庄严的样子说：“我王啊！这是君王的尊严所在，不能免，必不能免呀！”

李自成无可奈何，只得付之一笑说：“当皇帝，

我也是大姑娘上轿——头一遭！你们怎么说，我就怎么办吧！怎么样？”

李自成穿戴好后，刚坐在龙椅上，只见那一班文武大臣按秩序鱼贯而入大殿，分立两旁，叩拜如仪，然后递交劝进表，李自成一见，自己的一群爱将谋臣被礼仪拘管得如此的循规蹈矩，不由得觉得可笑，颇不习惯。

时间长了，李自成和他的文臣武将均对此习以为常了，从此，帝王的尊严也就建立起来了，李自成那一帮多年随他东拼西杀出生入死的难兄难弟们，如刘宗敏、高一功、田见秀等人再也不敢跟他开玩笑了。

第八章 功亏一篑

大顺军进京后，最初，雷厉风行地向明朝贪官污吏追缴赃物，还是颇为赢得民心的。然而，不久，不少并没有什么劣迹的降官，也被拉去受刑。刘宗敏作为大顺军的武将之首，此时，忘却了事情有轻重缓急之分，忘却了潜伏在大顺政权之外的军事危机。他一面沉湎于追赃助响，以欣赏受刑诸官痛苦呻吟声，一面沉湎于个人享受，仿佛大顺军占领了北京，整个天下就太平了似的。随着刑讯范围的不断扩大，京城内谣言纷纷四起，大顺军的声誉受到了严重的损害。

一天，李自成语重心长地规劝刘宗敏：“目前外边谣言四起，我看追赃用刑要注意掌握分寸。你总得好好帮助我做个好皇帝才对啊！”此时刘宗敏却把李自成的劝说当作耳边风，显示出毫不在意的神态，然后笑着说：“皇帝的大权归你，这拷掠之事就归我啦！一辈子来，我最恨的是明朝的狗官，恨不得把他们一个个全部杀光！”

李自成一直觉得刘宗敏跟随自己东征西战多年，忠心耿耿，战功卓著。既然他喜欢痛快地杀杀明朝贪官污吏，就随他去吧！

颇有眼光的宋献策和李岩却着急了，他们俩先私

下交换了各自的意见。四月初九日，于是一块来找李自成说：“目前天下未定，各地的明军将领不少人还在观望和犹豫，更有不少人的亲朋好友在京都。刘宗敏将军大肆拷掠明朝降官，一旦传出京都，会使那些本来持观望态度的明军将领寒心，会使他们不愿意再向我们投降而更加义无反顾地反抗我们，这样的话，岂不是给我们四面树敌吗？请陛下三思！”

宋献策加重了语气接着说：“我们刚刚开创帝业，杀戮太重很不吉利，况且目前已有不少人受刑不过而亡。我昨天观天象时，只见日色无光，阴云聚集，一片惨烈，此乃不祥之兆。陛下，得赶快下令停止用刑啊！”

直到现在，李自成才真正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顾不上时近黄昏，立即起驾去刘宗敏的官署，刚到官署门前，就听到一声声惨叫声从内院传来。走进官署，里面三个院子，至少关押着300余人，不少人正受着夹棍的刑罚。他眉头一皱，大步跨进刘宗敏的议事厅，只见厅内绸绉布匹及衣裳等物堆得触及了房梁。便问道：“已经追缴了多少赃银了？”

刘宗敏高兴地说：“嘿！光是我一个人就追出赃银达一千万两了！这些狗官，不打不会说实话，指不定他们还隐瞒了多少呢？”

李自成一听，摇了摇头，然后正色说：“不管各

人缴了多少，必须立即停止用刑！这些人夹了这么多天了，也该放了！宋军师昨天观天象，说‘天象已经示警了’！”

一听这话，一看李自成如此正经，刘宗敏只好下令：“来人啊！将狗官们身上的刑具全部卸下来，把他们送回家……”

同时，牛金星作为大顺政权天佑阁大学士，动不动就以开国元勋自居，成天不是忙于筹备登基大典，就是准备重开科举，招揽门生。耳朵里整天就是飘进的阿谀奉承，身边围着转的都是一些明朝的封建文人。一出门，便是八抬大轿，前呼后拥，真是太平宰相，悠哉游哉的。

颇有远见的李岩，此时已不太受李自成的重用，他只得洁身自爱，约束部下不去惹事生非罢了。

进驻京师的40万大顺军，见刘宗敏等众位将领一个个占宫室，娶妻妾，只顾享受荣华富贵，便渐渐地无视军纪军规和禁令，开始掠夺民财和强抢人家妻子了。一时间，刘宗敏每天只忙于下令处决那些违反军纪，骚扰百姓的义军败类。到了后来，当李自成重申禁令时，竟有人说：“你做了皇帝，我们还不得点金银财宝、美女佳人吗？我们造反图个啥呀？不就是为了能活得舒服些吗？”于是各将领都无法弹压和约束手下掳掠百姓的行为了。大顺军将士一方面大肆

地抢劫百姓，惹得百姓怨声载道，人心惶惶，不少人甚至开始怀念明朝了；另一方面，则贪图安逸，思乡厌战。成天只是饮酒作乐，根本无心操练。

这样的军队，战斗力从何而来呢？

当初，吴三桂奉旨入京救援，当他率军星夜兼程赶到山海关时，大顺军就已在北京城下，并把北京城围得水泄不通。就在他犹豫不决之际，3月19日大顺军一举攻破北京城，崇祯皇帝自杀身亡。于是，吴三桂分兵镇守山海关，一面防止关外的清军，一面观察大顺军的举动，伺机而定去向。这时，满清王朝也极力招降他。李自成率军进京后，得知吴三桂的爱姬陈圆圆和父亲吴襄均在城内。立即令部将把吴襄请来，隆重地接待了他，然后，请求他给吴三桂写信，劝吴三桂认清明朝已经灭亡的事实，大顺政权正如日中天，及早投降大顺政权，是最好的出路。大顺政权将给他们父子封侯，为了民族利益，共同抗击清军

……

吴三桂看完信后，一想，父亲写的很有道理。自己只有3000人马，要打既不可能打得过大顺军，也不可能打得过清军。山海关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迟早都得投降，投降清军，有失体统，将会得到后人耻笑，那么最好也就只有向大顺政权投降，更何况自己的爱姬和父亲目前均在大顺军手里。又见李自

成给他送来了4万两饷银，喜不胜收，当即决定接受银两，投降大顺。

李岩清醒地认识到，山海关的战略地位和吴三桂目前的重要性。如果吴三桂归了李自成，那么大顺政权在山海关就多了一道十分重要的屏障，使清朝兵马不敢轻易攻进关内；但如果他投降了满清，双方联兵南下，就马上危及刚刚立足于北京的大顺政权。于是，进京后，他立即给李自成上疏：“陛下，应尽快遣使招抚吴三桂，并且尽可能地善待吴襄及其家属，并允诺封他们父子为侯，只有这样，才可能平息干戈之乱。”

李自成心想：自己横扫中原都易如反掌，击杀并招降了难以计数的明将，难道怕一个小小的明军将领吴三桂吗？李岩，现在怎么回事，北京都给攻下来了，而对吴三桂这么推崇呢？真有点大惊小怪，小题大作了吧！于是说：“知道了。”随后，把明朝降将唐通叫来，令他速去山海关，招降吴三桂。

对于吴三桂的问题，李自成既没有高度重视，同时，刘宗敏却把事情弄得更加一团糟。原来刘宗敏听部下说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长得真是天资国色、倾城倾国般美丽，于是就想得到她。便派部下把吴三桂的老父亲抓来，不仅逼他交纳赃银，而且逼问陈圆圆的下落。吴襄经不起刑罚，于是一面令家人送来了5000两银子，一面告诉刘宗敏说陈圆圆早就给送到山

海关外宁远去了。现在这个年代，兵荒马乱的，说不定就已不在人世间了。刘宗敏根本就不相信，一面给吴襄加刑，一面仔细地搜索，竟真把陈圆圆给搜了出来。刘宗敏喜出望外，把陈圆圆抢入内室，据为己有，真是好不得意。

吴三桂本已决定归顺李自成，于是把一切事务交给唐通，自己带了一些人马返回北京而接受李自成的任命。当他走到滦州时，遇上了他的家人，得知老父亲受了重刑，同时爱妾竟然给刘宗敏掳去，顿时怒不可遏，立即重返山海关，没等唐通明白怎么回事就把他赶出了山海关，余怒未消，越想越觉得窝火，什么生死成败啦，什么民族利益啦！一切在他眼里都是瞎扯，最紧要的就是拼死也要为崇祯帝和老父亲报仇。自己的兵力显然无法跟李自成相抗衡，就打着“为崇祯帝报仇”的旗号，并向满清投降求援。

4月11日，京城里一时谣言四起，人心惶惶，什么吴三桂投降满清啦，什么清军南下啦等，连李自成都给弄得稀里糊涂，惊疑不定。吴三桂不是已经向我投降了吗？不是已经在来京师的路上吗？他怎么又会出尔反尔投降满清呢？经查实，原来问题出在刘宗敏身上，一时间，李自成恼羞成怒，要立即把刘宗敏处死，因大顺众将苦苦相求，免刘宗敏死罪而狠狠地训了他一顿。又令人立即把吴襄给放了，并设宴劝

慰了他一番。

吴三桂既然已向满清投降了，满清必定南下，这场战争已不可避免地到来了。当然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但又由谁去领兵挂帅呢？于是他便去刘宗敏、李过等府第探访。他们目前一个个变得懒洋洋，气喘吁吁的，身体也因享受安逸而已发福。李自成这时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还是自己亲自挂帅亲征吧！

4月13日，李自成亲自挂帅，率刘宗敏、李过等6万大顺将士并带着吴三桂的父亲吴襄从正阳门启程向东直奔山海关而去。令牛金星和李岩留守北京。

刚出北京时，见李自成神色相当凝重，刘宗敏不由得小声对李过说：

“一个小小的吴三桂，有啥大不了的！哼！要取山海关，还不是举手之劳之事吗？”轻敌之意溢于言表。

大顺军飞速进军：

4月14日，到通州。

4月15日，到密云。

4月16日，抵密云。

4月19日，直指山海关。

闻讯后，吴三桂极为惊恐。他一连8次派了使者向清军乞求援兵。

就在上个月吴三桂奉旨回援京师撤离长期镇守的

战略要地宁远(今辽宁兴城)时，清军趁机攻占了宁远。4月7日，清朝摄政王多尔衮也亲领大军从沈阳启程，陈兵关外，以窥视局势的发展。4月15日，多尔衮收到吴三桂第一封求救信。4月20日清军到达连山，吴三桂的求救信又接二连三地送到了多尔衮手中，清军于是星夜兼程，从宁远直奔山海关。

然而，就在这时，多尔衮没敢下最后决心。因为他从来就不敢轻视大顺军的战斗力。曾经是农民军的老对手，后又投降于清朝的洪承畴对多尔衮说：“昔日明军的确无能，但李自成的军队远远胜过明军，我深知其厉害，我们千万不可掉以轻心。”

就在进军山海关的路上，多尔衮还一边和其兄弟豫王多铎、英王阿济格讨论说：“李自成乃大智大勇之人，常人无法望其项背，我们千万不能轻敌，更不可以轻举妄动！”

4月21日多尔衮把大军停屯在山海关外60里处，不急于和吴三桂合兵，而等待事态的发展。

就在同一天，大顺军到山海关下。李自成得知吴三桂尚未和清军合兵，心中稍稍宽慰了一点，于是决定速战速决，一举夺取山海关后，派雄兵驻守以抗拒清兵于关外。

一场决定命运的山海关大战终于拉开了序幕。

一向用兵如神的李自成把主力部队列阵山海关前，

同时派唐通率兵 2 万骑，从山海关西的一片石的北出口，绕道从东夹击关外的西罗城，以断吴三桂退路，形成东、北、西三面合攻山海关之势。吴三桂不敌，立即败回城中。李自成立即又派数千骑兵飞驰到西罗城之北，正准备乘胜登城，被吴军发现，吴军赶紧调动大炮轰击农民军。大顺军竟一时未把西罗城攻下，两军于是相持起来。

4 月 22 日，大顺军再一次向山海关的吴军发起了猛烈的攻势，从东、西、北三面围攻吴军，一时间，连营齐上，杀声腾腾，人喧马嘶，战鼓声响彻云霄。

多尔袞再次接到吴三桂的求救信，于是率军移至欢喜岭驻扎(欢喜岭距关 2 里)，看到山海关城里吴军大炮向东边清军方向攻击，不由得怀疑起来。便命令部下把清军的旗帜高举悬挂起来，仍旧不肯率兵轻易出击。

眼看，吴三桂就支持不住了。一望到清军的旗帜，他就率了几骑人马，拼死突围，风驰电掣般躲进清军营中。他一见到多尔袞，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样，哗哗地往下流，继而纳头就拜。多尔袞反而却不满地问：“既然一而再、再而三地邀我军进来救援，为何又不停往我军阵地轰击呢？”

“哪里敢轰击贵军呢？只是因为李自成大军已从南、西、北三向包围了我们，坚不可摧，并以万骑

断我车路，所以我才发炮轰击的啊！”吴三桂急得顿足捶胸，再三辩白。

多尔袞终于点了点头：“既然如此，就算了吧！可是如果没有誓盟，我怎能轻易地相信你的诺言和诚意呢？并且闯军人多势众，在装束上与你的军队几乎就没有什么差别，很难分辨出来，为了避免误伤，为了表示了你真心投靠我清朝，这样吧，你及贵军任何将士均须按我军模样剃头束发，你看怎么样？”

吴三桂听了，心想，多尔袞这老奸巨滑的家伙，要以剃头束发把我逼上绝境，让我无法反悔。唉，没办法，我跟大顺仇恨不共戴天，为了替父报仇，死不足惜，何顾剃头呢？于是咬咬牙说：“我实在是兵力太少，倒不是怕了那闯贼，才向贵军借兵的。既然如此，剃发就剃发吧！”

于是，吴三桂与多尔袞与按照满清的规矩，杀白马以祭天，斩黑牛以祭地，歃血为盟。吴三桂又闭着眼睛剃了头发。

在他们忙乎的同时，守关的吴军在大顺军的猛烈攻势下，已经发生了动摇。北翼城方面的守军，已向大顺军投诚。

清军终于迅速采取行动了。多尔袞以吴三桂为先锋，命英王阿济格率领万骑为左翼，进入北水关；命豫王多铎率领万骑为右翼，进入南水关；多尔袞自己

则自领重兵压阵。

吴三桂重新入关城后，大呼小叫地命令守城将士赶紧照自己的模样剃头束发，来不及剃的，则用白束斜束领背，以示区别。

李自成遥望关城之上吴军怪模怪样的打扮，心中不由一沉。果然，急报传来，说清军已随吴三桂占领了山海关。李自成速命撤还已突进关外的军队，重新在关前列阵，从北山直到海滨，摆开一字长蛇阵，整军待战。吴三桂率军打头阵，起义军很快从两翼围吴三桂军数围，李自成急于求成，将机动兵力也投入战斗。

谁知两军激战至中午时分，山海关忽然狂风大作，尘沙遮日，咫尺间几乎什么也看不清。眼看吴三桂军就要给攻破，清军乘风沙之势派出万余骑兵绕出主战场，偷袭大顺军侧翼。一时间，只闻万马奔腾之声，大顺军还来不及作出反应，清军已经箭如雨下。

大将刘宗敏虽然勇冠三军，可一时为风沙所蔽，躲避不及，被流矢击中，中箭落马。另外不少骁将，也负了重伤。这时由于清军的加入，双方的军事力量发生了逆转，大顺军只有6万，清吴联军却号称12万。李自成终于节节败退。

李自成在山海关一片石之战失败后，率大顺军退守永平。清军拨一万马步兵给吴三桂，吴三桂便有恃

无恐尾随在大顺军之后。4月23日，双方再战于永平的红花店，大顺军又不支而败。在范家店，李自成恼羞成怒，一声令下，斩了吴三桂的父亲吴襄，收集败兵，撤回北京。

李自成还没有回来，大顺军战败的消息已经像插了翅膀似地传遍了京城。京城中谣言纷起，有的说吴三桂是奉了明太子手令，要攻进北京重继明朝大统的，甚至还有人暗地散发一篇檄文，声称要“共辅太子”。一时京城人心开始动摇不定。一些明降官偷偷潜逃出城；已经投降的明军将士也军心不稳起来，无数兵卒带着金银财物四散逃亡。

4月26日，李自成终于败回京城。

这一天，大顺政权的一班文臣武将聚在宫中，面面相觑。李岩先暗哑地开口说道：“目前军情已是万分紧急了，恐怕京城已经难保。请陛下及早准备一切，万一大势有变，就迁都西安，退守关中，或者今后还可以卷土重来。”

牛金星看了眼李岩，也对李自成说：“不管怎样，如今正式的登基大典尚未举行，我意陛下应尽早登基，以安定民心。”

李自成面色铁青，说：“现在别说民心，连军心都不可靠了。也罢，我自关中来，仍回关中去，先做个西北天子！昔日潼关一战，只剩下18骑，我李自

成不是东山再起了，这一回不信会一败涂地！好，就依你们二位，赶紧准备登基大典，然后撤出北京。”

登基大典是牛金星苦心筹备了一个月之久的，文武百官也早就把一应礼仪学习熟了。只是，在这种沉重的气氛下筹备登基，大家都没有了演习时候那种志得意满的心气儿。

4月29日，李自成于武英殿即皇帝位，心神不定地受了百官的朝贺。他头戴通天九旒冕，身穿滚龙织金袍，腰上扎了玉带，脚下穿着黑靴，俨然一副封建帝王的模样。但是他心中却极不自在，又不习惯于这身装束，只是勉强受着牛金星的摆布。

典礼虽说仓促，各项仪式却也一应俱全。追尊了李自成的祖上七代为帝后，册立了结发之妻高桂英为皇后，并且颁发了大赦令。

这天晚上，李自成又发了一道谕旨，劝令百姓出城。事实上，京城早已大乱了。明降军和大顺士卒全无军纪，肆行抢掠，满城哭声相闻。李自成及诸将忙着准备撤军，已经没有心思也没有精力来弹压了。

吴三桂的人马则已迫近京城，攻城的炮声日夜不绝。

4月30日，李自成率大军押了几十车金银财宝，启程西行出京，令谷大成和明降将左光先率万人断后。临行时命人放火，烧毁了皇宫。为了延缓吴军的追击

速度，大顺军一路上丢弃了许多辎重。从卢沟桥到固安一带，路旁扔了无数衣服财物，让吴军争相抢夺。

从1644年3月19日进京，到4月30日撤出，李自成只在京城有过短短的40天帝王历史。十余年横扫中国而拥有天下，使得李自成及诸将士骄傲了，轻敌了。以至于胜利的红烛尚未燃尽，金銮殿的宝座还没有坐热，失败就无情地来叩打大顺政权的大门了！

五月初一，大顺军经过涿州，城内原来明朝的一批官绅竟紧闭城门，大军只好向南进发。五月初三，大军刚到定州，吴三桂军一路追杀而来，大顺军的殿后部队奋力阻击，结果谷大成战死，左光先则失足落马，大顺军一败涂地。五月初五，李自成率军到真定，所部士卒家属老幼参半，都已疲惫不堪。李自成亲自殿后迎敌。虽然暂时击退了吴三桂军队，自己却也带了箭伤。于是不敢稍留，立刻挥师过固关，退入山西，李自成命令李过率后营兵马严守关口。固关易守难攻，吴三桂的追兵到了关下，便不再追攻，原路返回北京。

大顺军退入山西后，暂时稳定下来。7月李自成在平阳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商议今后的对策。这时候，由于大顺政权的败亡，河南各地明朝残余势力又起，纷纷残杀大顺政权的地方官取而代之。李岩因而在会上提出，由他率2万精兵，前往河南平息叛乱，

收复失地。李自成正在沉吟，牛金星却暗中连连向他使眼色。他便含糊地说，此事容后再议。

会后，牛金星钻到李自成的营帐中，故作神秘地对李自成说：“我看李岩这个人不可靠！”

“何以见得？”李自成十分惊讶。

牛金星进谗言说：“李岩是个有雄才大志的人，早就不肯久居人下了。在北京的时候，他看主上在上谕中写了错误字，就背地里笑话过主上不通文字。平日主上与刘将军等不拘礼仪，坐则相压，行则相搀，他也看不惯！”

李自成听了，不动声色地笑笑说：“这也不算什么！你们文人还不都是一样的脾气？”

牛金星急急地说：“主上切不可掉以轻心。河南乃是李岩的故乡，百姓们一直都把‘李公子’和‘李闯王’二李并称，如果把2万精兵交给李岩，他羽翼丰满时就不可扼制了！”

牛金星见李自成依然犹疑不定，又阴险地加重了语气，说：“李岩还说过：‘十八子坐天下的预言也许落在我身上！’主上别忘了，他也姓李啊！他要是领兵反叛可不得了！”

李自成眉毛一挑，他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叛逆行为。这几天一路败逃，他的心情糟透了，一听说连李岩也有了异心，一时怒火攻心，愤愤地说：“他要反，还

没那么容易！这事就交给你去办吧！”

牛金星得了这句话，几乎掩不住喜色，赶紧退了出来。原来，这牛金星一直忌惮李岩的才智威望在自己之上。别人看不清楚，那李岩是何等的眼光，岂能不知道？因而他干脆恶人先告状，除去这个眼中钉。

次日，牛金星摆下酒宴，请来了李岩和弟弟李牟。他故作亲热地对李岩说：“我听说主上已有意让你率兵前往河南了，所以先设宴算是与你弟兄饯行。”

李岩、李牟兄弟不疑其中有诈，坦然地把盏共饮起来。酒过三巡，牛金星突然发难，掷杯于地。事先埋伏于帐后的一群士卒手执大刀抢到席上，不容分说，就将李岩、李牟二人砍倒在地，当即身亡。

这件事一传出来，军中大哗，几乎所有的将士都不相信李岩会叛变。宋献策一向与李岩交好，听说了这件事后，激动地跑到刘宗敏处，流着眼泪说：“主上本来指望东山再起，如今却听信牛金星谗言，自相残杀起来。都督制将军李岩忠心耿耿，竟惨遭杀戮，怎能让人心服？”

刘宗敏的伤还没有完全养好，一闻此讯，目眦俱裂，他愤怒地叫道：“牛金星这狗东西没有一箭之功，竟胆敢擅杀两员大将，如果落到我手中，我非宰了他不可！”

这么一来，大顺军中开始将相离心，分裂的阴影

越来越重。特别是一些在李自成起义后期加入的将领，更是人人自危，心想连李岩这样毫无过错的功臣都被诛杀，他们又如何能自保。结果，逃亡的文臣武将越来越多。

李自成面临的局势日愈严峻。他重新部署兵力，分路出师，自己则退守西安。

清兵在吴三桂的引导下大举入关，攻占了北京城，一路追杀大顺农民起义军又连连告捷，实在有些喜出望外。他们一开始还打着“为明帝复仇”的旗号，后来则干脆自己公然取而代之。

1644年9月，清顺治帝从沈阳迁来北京，定北京为清朝的首都。

但是，满清心里明白，李自成和张献忠不除，他们还是不能高枕无忧。张献忠仿佛是对满清挑战，于这年10月在四川成立了大西政府，以成都为西京，以原来的蜀王宫殿为行宫，以王府正殿为承天殿，改元大顺，定国号为大西，称西王，命部下称自己为“老万岁”。而李自成仍踞守关中，8月21日，还在西安为自己的诞辰庆祝了一番。在这两个义军领袖中，清摄政王多尔袞更不敢小觑的还是李自成。

于是，清朝于10月下旬尽出八旗主力，合明朝降军，分两路向大顺发动了全面进攻。第一路是以和硕英亲王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率领降将吴三桂、尚

可喜等满、汉、蒙联军，由大同进发，穿越榆林入塞，进犯李自成的根据地陕北；第二路是以和硕豫亲王多铎为定国大将军，率领明将孔有德等满、汉诸军，先假作进攻江南，暗中却由豫北渡过黄河，直扑潼关。两路清军事先相约，在西安会师，均志在必得。

临行前，多尔袞再三对部下说：“破了关中，则大业可成！”

1645年的正月，大顺军与清军在潼关展开激战。大顺军将领刘芳亮奋勇抵抗，清军运来威力极强的红衣大炮攻关，双方苦战了3天3夜，均伤亡惨重。最后，大顺军终于支撑不住，潼关失陷了。这时陕北前线也激战正酣，李过、高一功率领大顺军，坚守榆林、延安一带，与清军各有胜负。不久，李自成得知阿济格即将由宁夏南下，知道连西安也守不住了，于是又焚烧了宫室，带着士卒和老营家属汇合从潼关撤回的部队约13万人，于正月十三日撤离西安，一路南下。

听说多铎已经攻占西安，多尔袞忍不住扼手称庆，喜形于色，连呼：“大业可成！大业可成！”

为了保存大顺军的实力，李自成在南下过程中，一路汇合原来根据地的驻军兵力，人马渐增至20万。然而，当李自成到襄阳之时，投机分子牛金星看到义军节节败退，大势已去，便悄悄逃走了。后来，

他甚至还让自己的儿子、原任大顺政府襄阳府尹的牛全当了清朝的小官。自己则龟缩于儿子的官衙内，逍遥地当起了老太爷。至此，李自成才追悔莫及痛恨自己不辨忠奸，误杀了李岩。

而李过、高一功在延安苦守了20余天之后，听说李自成已经南下，便突围而出，率军寻找李自成的大部队。

李自成这时对大顺军还是有信心的。大军虽然一路南撤，但他仍不忘整肃军队，增强战斗力。虽然遭受了极大的挫折，他仍然保持了昂扬的斗志，坚信自己会像以前一样再次从挫折中奋起。1645年五月初四，李自成率军进入了湖北通山县境内。途经九宫山时，他命令大军先行，自己率领养子李双喜等28骑登上山头，观察此山的地形，想看看有没有可能把这里作为休兵养马、东山再起的营地。但他看到此山虽然地势险峻，但人烟稀少，不易筹集兵源，便打消了念头，和众人一起往山下走去。

不料，阿济格所部的清军在山下与李自成的主力遭遇，而且击败了大顺军，只是没有找到李自成。清军从俘虏的士卒口中得知李自成带了20多个人上山，便循山路大肆搜索。

李自成遥见事态危急，仓促之间躲进了一个巨大的山洞之中。清兵搜到洞中时，没有发现里面有人。

李自成一直等到清兵撤围，才从洞中出来，会合了李双喜亲兵刘伴当等五六个人，来到小沅堡，正巧遇上山洪暴发，阻住了去路，无法追上往通城的大队人马。

李自成打算冲过沅口寨再作打算。不幸的是，就在沅口寨这里，一小股土匪发现了李自成的踪迹。为首的程九百并不知道他就是威名赫赫的李自成，只是觉得这人可能有油水可捞，便冲上去，李自成等人与他们且战且退，程九百沿途大呼，唤来其他匪徒联合追杀，终于在牛迹岭小月山下把李自成等人包围了。

激战中，李自成与部下失散，他一个人驱马左冲右突，依然冲不出包围圈。他索性跳下马来，挥刀怒吼，奋起神勇，一连斩杀了几个狂徒。吓得其他匪徒连连后退。

但是，李自成自己也精疲力尽了。他倚在一块山石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歇了一会儿，他又唤来自己的坐骑，翻身上马，打算夺路突围。正往外冲时，一只利箭射伤了他的肩膀，他翻身落马。

程九百一见，立即趁机冲上来，扭住了李自成。两个人展开了肉搏。李自成拼尽全力，终于把程九百压在身下，一只手去身后抽剑。宝剑太长，挂剑的环纽又是活动的，一时竟抽不出来。程九百则在他的身上乱蹬乱踢，狂呼“救命”！

就在这生死关头，程九百的外甥金华生猛扑了过

来，从李自成的身后用铲子狠狠击向他的头部，鲜血顿时狂涌了出来。李自成再也没有力气站起来了！那伙匪徒一拥而上，举起了手中的刀剑……

这伙罪恶的匪徒，杀害了李自成后，瓜分了他身上的东西和战马，弃尸而去。

第二天，路过的农民发现了李自成的尸体，十分同情，用一领草席裹着，就近掩埋了。

曾经纵横天下使300年大明江山亡于一旦因而改写了中国历史的一代豪杰，就这样血洒荒山，抱恨终生！

李自成不幸遇难，对于大顺军主力来说，是一个意外的沉重打击。噩耗传来，满营聚哭。巨大的悲痛使得数以万计的将士们几乎不知所措。他们在通山、蒲圻境内，足足驻扎了3个月之久，才含恨离去。

李过、高一功终于渡过长江，追上了原由李自成率领的大军。两路义军于八九月间相会于荆南的松滋。检点兵马，共有骑兵3万，步兵六七万，连同家属，总计有30万之众。只是在南下途中，汝侯刘宗敏、军师宋献策、总兵李光先战败被清军俘虏，也不屈就义了。

一直跟随李自成南下的田见秀含着眼泪把李自成留下的玉玺，郑重地交到李过手上。从此，李过担当起了主帅重任。

当时，明朝的宗室在南方又建立了一些小朝廷，史称“南明”。在民族矛盾首当其冲的时刻，大顺军余部决定与南明的军事力量联合起来，共同抵抗清军的入侵，成为抗清的一支颇具威慑力的生力军。

到了1649年，李过、高一功等相继病故，李过的养子李来亨等人还率领余部转战湖北巴东等地，不屈不挠地继续抗清斗争，被称作“夔东十三家”，最盛时人数达20万。李来亨还曾经在鄂西山区的兴山县茅麓山建立了抗清根据地，屯田练兵，坚持斗争达13年之久。

1645年11月，清顺治皇帝向张献忠下了一道招抚诏书，诏书中软硬兼施，威逼利诱，要张献忠“审识天时，率众归降”，但张献忠根本不理，怒扯诏书，挥师北上迎击清军。不料因奸徒向清军告密而走漏消息。12月，清兵在川北西充的凤凰山，乘大雾设下埋伏。等到张献忠率大军一到，清军将领雅布兰一箭射中张献忠的咽喉，张献忠当即落马。清兵乘机掩杀过来，大西军猝不及防，四散奔逃，竟没有来得及把张献忠抢回。当清军俘虏张献忠回营时，他受伤已重，虽然说不出话来，仍然瞠目怒视敌人。大西军已降清朝的一些将领，见状为之震慑，不由团团拜在他周围。很快，张献忠就壮烈牺牲了。张献忠的余部在后来的十余年中，也与南明合作，依然是抗清的

一支中心力量。

清军一方面不遗余力地镇压农民起义军，一方面也用残忍的手段逼迫各地百姓臣服于清朝，开始了它长达 260 余年的统治历程。

就在距李自成横刀立马、驰骋中原恰好 300 年之后，就在李自成崛起的发祥地、陕北黄土高原一孔窑洞里，一位同样是农民出身的伟人也就是蒋家王朝的掘墓者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主席悠然神往地赞叹道：

“吾国自秦汉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战争，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二千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的极著名的一次。这个运动起自陕北，实为陕北人的光荣……”